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月出版

佛教十宗概要 (宋元明思想學術文選前編)

定價四角

版權所有

編纂者 黎錦熙
發行者

印刷者 北平京城印書局

經售處

北平：石駙馬大街師範大學文學院

北平：府右街中海中國大辭典編纂處

北平：琉璃廠著者書店

各省市：各大書坊

佛教十宗綱要總目

法界

二

釋迦佛生

三六

結集三箴

三七

大法東來

四二

【附錄二】諸法及學佛要旨

四三

【餘錄】懺法，敘述古德餘韻

四五

六一

中國禪學的發展 胡適講，何貽焜吳奔星筆記。

一、印度禪

三

二、中國禪宗的起來

一一

三、中國禪學的發展與演變

二〇

四、中國禪學的方法

三一

右選書一種，講演辭一篇。從東漢（二世紀末）到宋朝（十一世紀初），佛教經論的逐漸譯行，佛學思想的逐漸演變，整整地經過了一千年的醞釀，才產出來一種新文化。

運動——戴着舊面具的新文化運動；換一方面說，也可以說是「改頭換面」。（宋僧宗杲與張九成書中語）的佛化運動；這就是宋元明的理學。因此，特把此輯定名為宋元明思想學術文選前編。

十宗的敘述（十宗的分法，不過是沿襲舊說；真正考究起來，也許不止十宗，也許不到十宗）到現在為止，或詳談，或略說，其書已經不少；但我獨取楊仁山先生的這部三字經。三字經這種體例並不壞，最適宜於「記問之學」。（中國向來就因為漢字難寫難記，而妙在是單音故韻文駢體發達，在應用文學上也是「歌訣體」盛行）站在研究學術思想史的立場上來研究佛學，第一步，老實說，就完全是一「記問之學」。要是記不清這個乍看宋元明的理學書，只見滿紙浮光掠影之談，把大易、中庸、孟子等書裏頭的許多名詞搬來搬去而已；所以要「溯源流，知宗派」，稍習名相，略識禪機，然後研究宋元明，才可以得到一種「透視」，才可以認識他們果然是一種戴着舊面具的新文化運動。

兩宋之際，這種新文化運動算是成熟了，可是整整地經過了一千年的醞釀。比

方吃飯；漢末晉初的譯經初期是上街買菜；晉宋之際，北竹南遠，譯經結社，還只是淘米下鍋；直到隋唐之間，各宗雲起，自創教義，才算圍坐而食，狼吞虎嚥起來；唐末宗密諸僧出，就到了酒足飯飽，嚼豈蔻，吸淡巴菰，以助消化的時期了；北宋程門諸子起，然後由胃入腸，被毛細管吸收爲滋養料，一千年來的一全盤「西」化，到此就成了「中國本位」了！這一頓飯，整整地吃了一千年！所以有外國人下了幾句比較確切的批評：「何以致之？漢民族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性質，有一種隱忍不撓的國民性，是不容易「時間地」來論斷的，是短命的他民族所不容易透澈的……在性急的近代人和現代人是終於想像不到的。要理解中國文化的真相，這正是其幾微處。」（見田本渡邊秀方氏的中國哲學史概論近世哲學第一編第一章；這是達旨，本書已有劉侃元先生的譯本）

說到這裏，我想現在「中國本位」和「全盤西化」這個文化建設問題的論爭，可以觀往以知來，得個相當的解決了。敢下斷語：「全盤西化」就是一「中國本位」；只看你消化不消化。不過現在還打算一千年才吃完這一頓飯是等不及的了；好在買菜淘米

之類當然會比從前迅速些，只看這龐然大物現在的消化力如何，或者要吃點健胃藥；平日講究衛生，多做點兒運動。不然，「本位」在嘴裏，並沒有嚥下去，食而不化，「番菜」也只能增加胃病。

十宗成立的先後：小乘的成實宗最早，約在東晉末年，同時鳩摩羅什等又把屬於大乘的三部大論譯出，故三論宗也可算是同時成立的。（三論專破小乘和外道，他們和成實論並譯，而且兼習，可見當時只是忠實地介紹「西化」，不雜以主觀的成見，所謂「宗」者，都是後起之派別耳。）這兩宗雖分大小乘，但都是「談空」；雖是談空，却談得很巧妙而複雜；當時南方的慧遠和尚，一面提倡譯經，一面却在做佛教的「簡化」運動，於是淨土宗也同時興起。到了南北朝，更「簡化」的禪宗也起來了；而小乘的俱舍論譯成，同時真諦又把屬於大乘的唯識論等譯出，後來俱舍唯識各自成宗，小大對立，却都不是「談空」而是「說有」的（他們「說有」即是「談空」，只是說法不同）。到了隋及唐初，可就是佛化的黃金時代了！「談空」的三論，演出「三觀」，智顗奏上法華經，創立了天台宗。「說

有「的唯識宗風未成，玄奘留學還朝，闡明印度本師之說，成立了法相宗。當時長安譯場，又出兩個豪傑：道宣遍譯律藏，遂創律宗。」（道宣在佛教文獻上貢獻最大，不僅是此宗的

創立者）

賢首意見不合，根據華嚴經，擴大其一說，有「遂創立華嚴宗。」（舊有的兩種「簡

化」的宗派，唐初也極盛；禪宗北派，地位最高，淨土兩僧，宣傳最廣。）

到開元間，灌頂梵僧，連翩而至，

又傳入密宗。以上十宗的成立，成實、三論、淨土在東晉；禪宗、俱舍在南北朝；天台在隋，

而法相、律宗、華嚴、密宗在唐。中唐以後，禪宗南派，取得正統，派下五家，披靡全國，宗密

博學，兼祖華嚴（兼為華嚴宗的第五祖也）

從此佛化的中國，便成了禪宗的世界了。（北

宋契嵩以下，選入另輯；此是「前編」，故不詳也。）

唐朝二百多年，真是「全盤「西」化」的時代；思想界和種種文化藝術等，沒有

不是標準「西竺」的，宗教也是嚮往「西天」的。儒學只存了軀殼；唐初的五經正義到

後來只做了帖經墨藝之用；文學家出得頂多，都說不上一「思想」，要找點兒思想只

有上和尙廟裏去求善知識。

（道教當時雖算國教，却是一味勸製。）

韓愈談「道」論「性」，淺

薄得很；唯一的思想家就是李翱，可也就開了「改頭換面」的佛化之先聲。此時中國佛教的勢力普及到民衆，樹立中心的信仰，廣播到外國，促成文化的灌輸。不明佛教就不能「說唐」，不究十宗就不能「案唐」，故本編雖是宋元明思想的前編，但也可以作為唐代思想的概覽。

楊先生的這部三字經，我本來只節錄他的中段「十宗」，加點小箋；後來覺得釋迦牟尼不能不有一篇小傳，就把他的前段「法界」到「大法東來」四節選註作「附錄一」；又覺得佛經裏頭有些基本的名相之詞，也不能不懂得而且記得，所以又把他的後段「諸法」和「勸學」兩節也收作「附錄二」；「附錄一」起首的「法界」一節，實在是名相，文義上不便割裂，故仍之；那麼這部三字經被刪去的部分也就太有限了，索性存其全書，所以有最後的「餘錄」，與其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用小一號的字排印，當作宗教史料參考可也。（全篇正文或小注，凡比較小一號的字，都是已經刪去，後來「過而存之」的）

十宗之中，禪宗最爲重要，可也最爲難懂，而且他的歷史，在考證上也發生了問

題。承胡適之先生到師範大學做了一個系統的講演，特把這篇筆記選入。這篇講演辭補足了印度的禪法，訂正了傳說的錯誤，最精采的還在說禪學的方法，把最難懂的禪門機鋒分析得使人人都能懂；假如讀者以為說得太淺了，須知本編的旨趣，只是初步的常識的「記問之學」，懂了再說，懂了再一疑，疑了再一悟。本來禪門宗旨一着語言文字就成了「口頭禪」。本編所選所註全是「口頭禪」；「口頭禪」尙且辦不到，還說甚麼「心頭禪」呢？（我對於胡先生歸納的五種禪學的方法，以為還要加一種，叫做「專心」，那就是承襲印度禪的「定」。因為他們「參話頭」這種工作，雖然也帶有一點兒「暗示」，却是不許在參的時候賣弄「智慧」，就這「話頭」來分析或推理的，如朱晦菴罵陸象山的話：「如禪家說『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那麼，究竟為的是甚麼？他接着就說明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可謂一語破的，不知胡先生以為如何。）

黎錦熙。

廿四年（一九三五）國慶日

宋元明思想學術文選前編總目並叙例

佛教十宗綱要 節楊文會佛教初學課本增註。

- 一、成實宗
- 二、俱舍宗 (一名有宗)
- 三、禪宗 (一名心宗)
- 四、律宗 (一名南山宗)
- 五、天台宗 一名法華宗(亦稱性宗)
- 六、華嚴宗 一名賢首宗，一名法界宗
- 七、法相宗 一名慈恩宗，一名唯識宗
- 八、三論宗 一名性宗，一名空宗，一名破相宗
- 九、密宗 一名真言宗，天竺屬灌頂部
- 十、淨土宗 一名蓮宗

【附錄一】法界及釋迦佛傳略

佛教十宗綱要總目

頁

一

二

三

四

一七

二〇

二四

二六

二七

二九

佛教十宗綱要總目

法界

二

釋迦佛生

三六

結集三箴

三七

大法東來

四二

【附錄二】諸法及學佛要旨

四三

【餘錄】懺法，敘述古德餘韻

四五

六一

中國禪學的發展 胡適講，何貽焜吳奔星筆記。

一、印度禪

三

二、中國禪宗的起來

一一

三、中國禪學的發展與演變

二〇

四、中國禪學的方法

三一

右選書一種，講演辭一篇。從東漢（二世紀末）到宋朝（十一世紀初），佛教經論的逐漸譯行，佛學思想的逐漸演變，整整地經過了一千年的醞釀，才產出來一種新文化。

佛教十宗概要

節佛教初學課本 清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石埭楊文會（仁山）撰

依金陵刻經處刊本注中所增小注來源有三：一、明天啓元年（一六二二）釋廣真（吹萬老人）釋教三字經自注；二、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

想變遷之大勢之「佛學時代」；三、即楊氏因日本凝然所著八宗綱要重作之十宗略說也。此皆十五年前隨手摘注，並偶附一二按語，今姑

仍之（起訖加括弧爲別）。因本齋僅爲研究宋明思想預習之用，所叙所詮，自宜不改舊說；近今考證日確，評判亦殊，別有書在，非此所及。

十宗

溯源流，知宗派。

佛爲本源，後學爲流派，各家所遵不同，所謂「歸元無二路，方便有多門」也。

宗有十分小，大。

略舉十宗：有小乘，有大乘。下文詳述。

一、成實宗

成實宗，六代盛。高僧傳，可爲證。

如來滅後九百年中（漢景武間），訶梨跋摩取諸部所長，作成實論，釋「成」三藏中之「實」義。（訶梨嘗從有宗本師受迦旃延之論，有宗即當時

與空宗相對之派也，覺有未慊，乃通覽大小乘，自創此論，其中具明「二空立一，空一無我」二種觀，有二十七賢聖以攝階位於小乘中，尤爲優長。

然其宗義不盛於印度。姚秦鳩摩羅什譯出（弘始十三年事）。震旦諸師多造章疏，見於高僧傳。後代式微矣。（鳩摩

由弟子曇影筆述，僧叡註釋。自晉末迄唐初二百年間，浸淫一世，齊梁之間，江南尤盛。按此論本與三論並譯，其傳法者率皆兩習，故亦名三論。

之附屬宗云。

一、俱舍宗（一名有宗）

俱舍宗陳至唐。五代後漸微茫。世親菩薩造俱舍論，依四阿含經所造，凡三十卷。時自佛家至外道無不競學。在聲聞對法藏內，最為精妙。（專弘有宗源，出毗婆沙論。）陳真諦三

藏譯出，（陳文帝天壽四年，印度高僧真諦，即波羅末那，攜梵本至，以五年之功譯成之。并作疏釋之，名阿毘達磨俱舍論，即舊俱舍也。陳智愷、唐淨慧皆有疏。）佚失不傳。唐玄奘法師重譯三十卷，門人普光作記，法實作疏，盛行於世。（玄奘在天竺從僧伽耶舍論師學此論奧義，故歸而譯之。）有專門名家者，遂立為一宗。焉至五代後，學者競習禪宗，俱舍一門，置之高閣矣。（此宗本法相初步，故名法相之附屬宗云。）

此二宗是小乘。成實，律小，大。十誦，四分等是小乘；俱舍，梵網，瓔珞等是大乘。七大乘。禪宗，天台宗，賢首宗，慈恩宗，三論宗，密宗，淨土宗。

二、禪宗

傳心印，為禪宗。佛之心印，即是般若波羅密。五祖令人誦金剛般若經，六祖稱為學般若菩薩，皆以般若為心印也。後人名為禪宗。（實非五度之禪，乃第六般若波羅密也。）是出世間上上禪言語道斷，

心行處滅始有少分相應。

佛拈花，迦葉通。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

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佛付迦葉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問曰：如來心印，獨付迦葉何也？答曰：

佛在世時，悟道之人，佛爲印證。佛滅度後，若無正傳，恐落偏邪。故以迦葉爲初祖，次第相傳，并付衣鉢表信。世人悟道，必受祖師印證，方可自信。

列祖住世，雖悟道弟子如麻似粟，而付法傳衣，必待其人。可見三十三代祖師，皆於靈山會上一時印定矣。

授阿難爲二祖。

阿難尊者多聞第一，持佛法藏，乃迦葉以別傳之旨授之。蓋以二門不相離也。〔阿難佛之堂弟迦葉告曰：「我今年老，不久住世，今將正法付汝。汝善護持。」迦葉付法阿難，即說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

法何於一法中，

次第承皆可數。

載在付法藏因緣傳，茲不具述。

有法有非法？

第十二號馬鳴。

應佛懸記，於六百年時，生於中印度。摧伏外道，興隆正法。繼富那夜奢尊者之後，而紹祖位。若尅其本，大光明佛；若校其因，八地菩薩。

造起信大乘。

興。

馬鳴大士宗百部大乘經，造起信論，以一心二門總括佛教大綱。學者能以此論爲宗，教律禪淨，莫不貫通。轉小成大，破邪顯正，允爲如來真子矣。

十四祖名龍樹

唐譯楞伽經如來懸記云：「未來世當有持於我法者；南天竺國中大名德比丘，厥號為龍樹，能破有無宗，世間中顯我無上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魏譯楞伽亦同

此文。龍樹菩薩證得初地，傳佛心宗；又生安樂國，承事阿彌陀佛。禪宗後學，可不以此為法乎？（亦號龍勝，得法

于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其國先有五千外道，祖顯神力，悉皆歸依。

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等數十部論，為西天宏闡教觀之祖。

入龍宮，華嚴遇

華嚴經亦名大不思議經。尊者入龍宮，見有三本：上本有十三千大

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中本有四十八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此二本皆非閻浮提人心力能持，乃誦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而出。

傳世間法雨澍

返至人間，寫成梵筴。五天竺國方知有華嚴經出現於世。僧俗二衆，奉為至寶。

造諸論施甘露

龍樹菩薩造大不思議論十萬偈，釋華嚴經。今所傳十住毗婆沙論，即是彼論釋十地中初之二地。又造無畏論十萬偈，中論出其中。又造釋摩訶衍論，闡揚馬鳴菩薩起信論云，該攝百洛父契經奧義，勉後學

研究也。

廿八祖達摩尊來東土示性真

菩提達摩尊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得法於般若多羅尊者。（付法偈曰：心地含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

西天心印猶傳，衣鉢止於達摩。先在本國演化六十餘年。值其姪異見王輕慢三寶，祖為說法，令心開悟，咨詢法要。祖念羣土緣熟，行化時至王

以木舟載諸寶物飲食，率羣臣送至海墻。承師遺命，泛海（凡三載）達廣州，在梁普通元年。（即公歷五二〇）九月二十一日到。

刺史蕭昂，具儀迎接。熙案：達摩到華之年，其說不一。如景德傳燈錄卷三作「八年丁未歲」，一查梁普通止七年，次年三月改元大通，又五燈會

元卷三依梁迄宋僧徒記載，改爲「七年庚子歲」云。惟此二書皆是宋元禪宗和尚所編，唐釋道宣之續高僧傳卷十九，則云「初達宋境南越」，

於目則標「齊鄴下南天竺僧菩提達摩傳」。總之此怪僧實不知何時來，近人多有詳考，此存舊說，概不縷述。餘準斯例。刺史表聞於

朝，武帝迎至金陵（次年十月初一日）。帝問曰：「朕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此

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

德，不以世求。」（所謂直指見性，本來是佛。）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答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

誰？」答曰：「不識。」帝不悟。祖知機不契，遂渡江（十月十九日）居洛陽（十一月二十三日，時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五二

一）止於嵩山（熊耳峯）少林寺，面壁而坐，人莫能測。（謂之「壁觀婆羅門」）凡十年，始得傳法之人，傳已遂入滅。後世稱

爲東土初祖。（魏主曾三詔之，祖終不起。）達摩尊者見東土有大乘氣象，應時而來，專接利

就賜磨納袈裟，亦不受，使三返，強授之。離文字，要親證。根上智，令脫名言習氣（所以不立文字）。識自本心，

見自本性，直下與諸佛無異。此是頓超之法，非小機所能領會也。

有慧可得心印

二祖慧可，原名神光（生時室有神光，遂以爲名）。武牢廼氏子。少通世典，長習竺墳。出家後，善大小乘。光乃曠達之士，依洛陽寶靜禪師出家。定中見神人指示南詢，光一日頭痛如刺，空中有聲告

曰：「此換骨，非常痛。」視其頂，如五峯秀出。靜曰：「汝相吉祥，可往少林寺求證。」得參初祖於少林，勤懇備至，莫聞誨勵。冬夜侍

立，積雪過膝。十二月初九日夜大雪，乃往參承，不聞誨勵。光堅立運明，雪積齊腰。祖憫而問曰：「汝立雪中，所求何事？」光悲泣曰：「唯願和

尚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繼而斷臂求法。

〔光聞誨勵，潛取利刀，斷左臂，置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始易其名曰慧可。〕問曰：「諸佛

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問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

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後付袈裟，以表傳法，即說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

葉，結果自然成。」又曰：「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謂震旦所有經教，唯楞伽可以印心。此經係劉宋中天竺沙門求那跋

陀羅所譯。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時祖欲返天竺，乃命門人各言所得。最後慧可禮三拜，依位而立。祖曰：「

汝得吾髓。」〕○不立文字，是一種方便。若執爲定法，則自誤誤人矣。當知摩訶迦葉承佛付囑，爲第一祖；至佛

滅後，即以結集法藏爲當務之急。及其傳心，不傳之他人而傳之多。聞總持之阿難。後來世世相承，莫不造

論釋經，宗說兼暢。達摩西來，得其傳者爲精通內典之慧可。倘慧可未通教義，豈能識達摩之高深哉？及至

六祖，始示現不識文字之相，以顯無上道妙，要在離言親證，非文字所能及也。後人不達此意，輒以不識字

比於六祖，何其謬哉！不觀夫達摩隻履西歸乎？魏主聞而啓棺，僅隻履存焉。其表發之意，殆以宗教兩門，傳於東土者只一門耳。否則未

嘗所見之相，豈無所表而然哉？當時宋雲問達摩：「何處去？」答曰：「西天去。」誌公已說達摩是觀音化身。所云「西天去」者，即阿彌陀佛

所見之相，豈無所表而然哉？當時宋雲問達摩：「何處去？」答曰：「西天去。」誌公已說達摩是觀音化身。所云「西天去」者，即阿彌陀佛

極樂世界也。(案此楊氏意欲納禪宗於淨土也) 觀其付法之後，並付楞伽，其方便善巧，豈凡情所能測耶！

傳僧璨為三祖

二祖在北齊時，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姓氏，來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

法、僧、住。」(又問曰：「和尚是僧，何名佛法？」) 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

然，佛法無二也。」祖知是法器，即為剃髮受具，命名僧璨。(祖曰：「是吾寶也。」故名) 疾亦漸愈，執侍二載，付以衣法。(祖

囑曰：「達以正法並衣鉢付吾，吾今付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即

說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

世。

信心銘超今古

後住舒州皖公山，住來於太湖縣司空山。作信心銘六百言，流傳於

第四祖名道信知無縛解脫竟

道信(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諳解脫門，宛如宿習) 為沙彌時，謁三祖曰：「

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

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祖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

若無入下種，華地盡無生。») 信，蘄州人，(世居河內，後徙蘄之廣濟縣) 姓司馬氏。後住蘄春破頭山。(代宗諡為大醫禪師)

五祖忍

祖名宏忍，黃梅人也。前生為破頭山栽松道者，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倘若再來，吾尚可遲汝。」乃去，至水邊，乞浣衣女子寄宿，女歸而孕，父母大惡，遂

之後生一子，棄港中。明日見其泝流而上，氣體顯明，驚異，育之。童時遇四祖，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即令出家，付以衣法。（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

居黃梅東山上道場恢。

繼四祖住破頭山，後黃梅東山，宗風大振。（代宗謚為大滿禪師，肉身尚在，供養）

黃梅東山。

第六祖名慧能。

姓盧，嶺南新州人。家貧，鬻薪供母。聞人誦金剛經，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即開悟。問所由來，遂往黃梅參五祖。（祖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唯求作佛。」祖曰：

「汝嶺南人，文是獼獠，何堪作佛？」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乃令隨眾作務。祖驗知根性太

利，令入碓坊舂米，人稱盧行者。經於八月，祖勅會下各述一偈，以表心得。（五祖知是異人，乃呵曰：「著槽廠去！」服勞

確曰：晝夜不息，經八個月，祖知付授時至，告眾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宜各述一偈。」上座神秀題壁曰：「身是菩提樹，心

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盧行者聞之，亦作一偈，請張別駕書於秀偈之側，偈曰：「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傳衣鉢

祖潛詣碓坊，示以密機。（問：「米熟也未？」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即

會祖意，三鼓入室。盧即三鼓入室，祖付囑心傳，並授袈裟。祖曰：「吾今以從上所傳正法及衣鉢，親付於汝。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此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問：「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

摩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適符「衣止不傳，法周沙界」之

（五祖送至九江驛而還）

道大行

六祖既至嶺南，隱於四會獵人隊中，經十五載。一日，至廣州法性寺，夜間風颺利旛，二僧對辯，一曰旛動，一曰風動。祖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

者心動。」一衆竦然。（印宗法師執弟子禮，請祖授禪要於菩提樹下）乃集諸名德，為祖剃髮，授滿分戒。（就法性寺智光

律師受戒，戒壇乃劉宋末那跋陀三藏所置，記云：「後有肉身菩薩在此受戒。」昇座說法，聞者傾心。別傳之道，由此大行。

六祖下二禪師

得法弟子見於記載者四十三人。（祖開法曹溪三十七載，正承嗣者三十三人，旁出十人，各化一方。有壇

經一卷，行世。照按五燈會元卷五載其旁出法嗣實有十六人，末為荷澤神會禪師，傳云：「祖滅後二十年間，曹溪頓

旨沈廢於荆吳，嵩岳漸門盛行於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教，乃著顯宗記，盛行於世。」是南宗北行，不待臨濟之

南嶽讓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由嵩山往曹溪禮六祖。祖曰：「

出者亦關重要。其中最顯著者有二大德。何處來？」曰：「嵩山。」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

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

青原思

行思禪師參六祖，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

麼來？」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

南嶽下，一馬駒，踏殺人，徧寰區。

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姓馬氏，故俗稱馬祖。習定於衡嶽，遇讓和尚，發明大事。先是六祖謂讓曰：「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

一馬駒，踏殺天下人。」馬祖應識而出。住洪州開元寺，得法弟子八十餘人，分化十方。水潦和尚初參馬祖，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曰：「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乃當胸踏倒。師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

青原下，一石頭，石頭路，滑似油。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陳氏子。在曹溪薙染，得法於青原。

嘗問青原曰：「和尚還識曹溪否？」原曰：「汝今識我否？」曰：「識又爭得？」原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衡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著參同契二百餘言行世。鄧隱峰辭馬祖。祖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祖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即繞禪床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回舉似祖。祖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嘘兩聲。」峯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嘘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祖。祖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分五家，派各別。

僧問天隱修禪師：「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怒雷掩耳。」如何是沩仰宗？師曰：「光含秋月。」如何是曹洞宗？師曰：「萬派朝源。」如何是雲門宗？師曰：「乾坤坐斷。」

「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千山獨露。」

臨濟宗

馬祖傳百丈，百丈傳黃檗，黃檗傳臨濟。義玄禪師住鎮州滹沱河側，是謂臨濟宗。

行棒喝

臨濟問黃檗：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檗便打。如是三問，三度被打。後參大愚，得悟黃檗宗旨。却回

黃檗機鋒迅捷。檗便打。師便喝。以後接人，棒喝交馳。〔臨濟入門便喝，有語也喝，無語也喝，蓋要學者返觀自得，不假外求。喝如是，棒亦如是。〕師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世人

稱為臨濟四喝。**玄要分**：師云：「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此語惟得意忘言者方能悟解。不然，分三析九，便成七零八落。〕

矣。從上諸祖，橫拈豎弄，各擅家風，皆要顯發直指單傳者。一著子，雖一時方便，而永垂道脈。專一參究，惟求見性。二枝五派，各化一方。由是禪宗始得建立。臨濟見來參，便喝，僧亦喝。濟曰：「是甚麼？」僧茫然。徒效其迹而不知其旨，名「妄作者」。俱胝酬機，只豎一指；沙彌亦學豎指。俱

斷其指，正痛哭俱問：「如何是佛？」彌文豎無指，遂悟。**賓主別**：四賓主者，賓看主，主看賓，主看主，賓看賓。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人與境奪不奪**。師曰：「我有時奪人，人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後學稱為四料揀。

潞仰宗

百丈傳靈祐禪師，住潭州潞山，潞山傳慧寂禪師，住袁州仰山，是謂潞仰宗。

示圓相暗機投義海暢

仰山於耽源處受九十七種圓相，後於潞山處

因○相頓悟，乃云：「我於耽源處得體，潞山處得用。」賓主酬答，或畫○相，或畫○相，或畫○相，或畫○相，或畫○相，或畫○相。

暗機，有義海。種種變現，人莫能測。

曹洞宗

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巖，雲巖傳良价禪師，住瑞州洞山；洞山傳本寂禪師，住撫州曹山，是謂曹洞宗。

傳寶鏡

雲巖晟禪師以寶鏡三昧授洞山，洞山付曹山，皆是悟道後以此證

心秘密相傳，不令人知。

定君臣行正令

洞山立五位君臣以為宗要，並作五頌申其大旨。

被人盜聽，方行於世。

雲門宗

石頭傳天皇，天皇傳龍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入門便棒，道得也打，道不得也打）德山傳雪峯，雪峯傳文偃禪師，住韶州雲門，是謂雲門宗。

顧鑒咳

師逢僧，必特顧之，曰「鑒」；僧擬議，則曰

「咳」。門人錄為顧鑒咳。

（古云：有時教你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你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雲門見僧來，以目顧之。白塔祚曰：「相見不揚眉，君

東我亦西。」此皆勤驗學者來機耳。）

一字關透者希

師因學人來問，每以一字答之，時人謂之一字關。罕有知其旨趣者。

法眼宗

雪峯傳玄沙，玄沙傳羅漢，羅漢傳文益禪師，住金陵清凉院，是謂法眼宗。

明六相

華嚴初地中六相義，師嘗舉示學人，謂真如一心為總相，出生諸緣為別相，法法皆齊為同相，隨相

不等為異相，建立境界為成相，不動自位為壞相。

禪與教，無兩樣。

並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融宗教。山堂讚曰：「重重華藏交參，一一網珠圓瑩。風柯月

以音聲顯示宗旨，如聞開水樺華香，否聞偃溪水聲，否之類。借境令識見，性名文殊。門如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鬱鬱黃華，無非般若。及與我度

拂子來，及持來曰：還安舊處，皆以所見所持，令識能見。能持者耳。行住坐臥，語默動靜，觸目菩提，左右逢源。由動靜而令見不屬，動靜者為普

賢門。如汝端茶來，吾與汝接，汝問訊時，我便合掌，那裏不是指示你心要處是也。佛學之高，莫如禪宗；佛學之廣，莫如淨土。禪

宗揀根器，淨土則普攝。今時尚禪宗者，輕視淨土，豈知馬鳴龍樹現身說法，早已雙輪齊運矣。蓋禪宗所最

難處，在「不受後有」一著。倘死生不能自由，則隔陰之迷，決不能免。就生平所見所聞，確有證據，從僧中來者，歷歷可

數。上焉者定境時現前，眼中靜夜發光，讀書過目不忘，作文倚馬可待，而勸其學佛，決不肯從，此何故也。蓋前生參禪有得，一味掃除佛見

法見，掃得淨盡，自以為超佛越祖矣。僅轉一世，已至於此，再轉幾世，何堪設想。下焉者當用功時，強制妄念，遏捺其心，如石壓草，根芽潛萌，及

至來世，雜染習氣，一時頓發，貪財好色之心，倚修行勢力，過人百倍，庸福享盡，死入三塗，豈修因時所逆料哉。亦有不受人身而生天道者，美

則美矣，其如報盡，何是等皆由未諳教義，發長劫修行之願，欲以一生了事，自謂捨報之後，常住涅槃，而不知剎那之間，已受後有矣。然則

如之何而可也。是在隨根授法耳。利根上智，方可學教外別傳之法。至徹悟心源後，仍須看教念佛，期生淨土，以免退墮，

追隨未明楚石諸公，豈不偉歟。中下之機，唯應依教勤修，不可妄希頓悟。法不投機，徒勞無益。欲習禪定，有天台「

止觀」可學，次第禪、圓頓禪，行之均能獲益。究極而言，必以淨土為歸，所謂百川異流，同會於海也。（按：此楊氏宗旨，抑禪宗而

佛教十宗概要

揚淨土也。所引輪迴之義，只足以揚淨土，不足以抑禪宗。其略說所評，較為可參。云：五家鼎盛，各立綱宗。臨濟則提三玄三要，曹洞則傳五位君臣，以至瀉仰之九十六圓相，雲門之三句，法眼之六相，門徑雖殊，其勦絕情識，徹證心源，無有異也。嘗考古今參學之徒，開悟有難易，證契有淺深。其言下便徹，立紹祖位者，法身大士隨機應現也。如臨濟遭三頓痛棒，及見大愚而後悟者，大心凡夫之榜樣也。自宋元至今，莫不窮參力究，經年累月，不顧身命，始得契入者，根器微小故也。或疑禪宗一超直入，與佛祖同一鼻孔出氣，無生死可斷，無涅槃可證，何有淺深之別？不知此宗不立階級，的是頓門，以夙因言之，不無差降，淺深屬人，非屬法也。慨自江河日下，後後遜於前前，即有真參實悟者，已不能如古德之精純，何況杜撰禪和，於光影門頭稍得佳境，即以宗師自命，認賊爲子，自誤誤人，豈惟淺深不同，亦乃真偽雜出。蓋他宗依經建立，規矩準繩，不容假借，惟禪宗絕跡空行，縱橫排盪，莫可捉摸。故黠慧者竊其言句而轉換之，龜營者仿其規模而強效之，安得大樞菩薩，乘願再來，一振頹風也哉？

四律宗 (一名南山宗。有另立頭陀行者，此宗所攝。)

既明宗

傳佛心印，名之爲宗；五家綱要，略說如前。

須知律

戒律爲持身之要，學者不可不知。

持五戒

不殺生；不盜(偷盜)；不婬(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本乃立。

爲一切戒法之根本。

(優婆塞，優婆夷所攝。)

爲沙彌持十戒

即前之五戒，加第六不著香華鬘，不香塗身；第七不歌舞倡伎，不往觀聽；第八不坐高廣大牀；第九不非時食；第十不捉持生

像金銀
寶物。

比丘僧具足戒二百又五十；詳在四分戒本，茲不具述。

尼增百戒始足。比丘尼三百五十戒，詳在四分

比丘尼戒本。以上僧尼二衆具戒，須出家後從律師傳授，非可預知。

（四分律四十四卷，今作六十卷，譯自闍賓國沙門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于姚秦弘始九年，至長安，十二年譯此，當東晉安帝義熙九年也。第一分，比丘戒；二，尼戒；三，安居等法聚；四，房舍等法聚。

後元魏法聰律師

爲作疏發揮之。

梵網戒，制菩薩，重有十，輕四八。

梵網經中說十重戒，四十八輕戒，制諸菩薩受持，是謂盧舍那佛所授金剛寶戒。（律乃佛之法令

佛住世時，以佛爲師；佛滅度後，以戒爲師。戒有大小乘之不同：大乘即菩薩戒，依梵網經等學；小乘即比丘沙彌戒等，依四分律十誦律及沙

彌戒經等學。大則七衆同遵；小則專制出家，以出家爲住世僧伽，非嚴淨毗尼，無以起人天皈依也。）

律門祖優波離

尊者在佛座下，先受戒品。

十大弟子中，持戒第一。

承佛印，肅清規。

佛印尊者爲衆綱紀。（曹魏嘉平二年，曇摩訶羅——一作曇訶迦羅，此云法時——至洛陽，

譯出僧祇戒本，始傳「十八受」。東土律法自此師始。先是衆僧未稟戒法，但剃落殊俗而已。迨姚秦弘始六年，鳩摩羅什始譯十誦律六十

五卷，而佛陀耶舍之四分律旋亦譯成。先時經法雖傳，

律藏未闡，至此譯出，衆共受持，中夏律儀自是大備。）

先束身，次攝心。

尊者自云：「我以執身，身得自在；次第執心，心得通達。」（見楞嚴經）

得圓

通證道深

然後身心一切通利，即證圓通矣。

唐道宣精毗尼

京兆錢氏，梁祐律師之後身也。（生隋開皇間，受戒於智首律師之門。）出家後，戒律精嚴，著述甚富。（有梵僧讚曰：自佛滅後，像法住世，興發毗尼者，唯師一人。）諸天送食衛護，詳載天人感通傳。

師住終南山，後

人稱爲南山宗。

大小乘咸總持

律有大小二乘，宣公以小乘律釋通大乘，立爲圓宗戒體。（時法師歸國，開譯境於長安，南山親爲其書記，譯律數百卷，證明戒律爲圓頓一乘之旨，非小乘所得專

有時與並起者，法蘊創相部宗，闍素創東塔宗，統稱律家三宗，南山獨盛。元時猶保持宗勢不衰。夫律宗之旨，初則束身行住坐臥，語默動靜，悉依戒律，不令或犯，蓋由強制而進於自然也。進而攝心對境，無心是名爲攝。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定慧圓明，成無上道。所有戒相，皆能滅一切惡，名攝律儀戒；皆能生一切善，名攝善法戒；皆能度一切眾生，名攝眾生戒。是名三聚淨戒。三惑淨盡，三德圓滿，皆由戒波羅蜜之所成就。沙彌、比丘等戒，雖屬小乘，然如來爲大設，小學者由小入大，卽小爲大方，合佛意。今時學戒之流，不明戒經中義，終無醒悟，將以大乘之法，視爲淺近之事矣。只知束身，不知攝心，律儀尙未精明，定共道共從何而得？定共者由持戒力，心得成定也；道共者，由持戒力，斷諸惑障也。由律儀而得道共，乃如來制戒之本意也。今人皆違背之。）

宋元照繼其後

餘杭唐氏，專學毗尼，博究南山一宗。住西湖昭慶寺，結蓮社。嘗云：「生宏律範，死歸安養，生平所得，唯二法門。」先後主靈芝寺三十年，時人稱爲靈芝大師。著述

多善分割。

宣公所著律門典籍，元照剖晰精微，輔翼流傳。今從海東得來，律學其再興乎！（近代讀華山三昧律師，專以南山律法軌範僧徒。）

既明律，須研教。

天竺僧規：初出家者，五年學律，五年學經，始入下座。道業增進，昇為中座；再加增進，昇為上座，方能綱紀後學。

辨權實，判大小。

權實莫辨，大小

不分，則觸途成滯，何能通經？下文所列闡教諸宗，皆可為後學準繩也。（合十宗言：俱舍、成實、兩宗為小乘教；律宗及法

相、三論，共三宗為權大乘教；禪宗及天台、華嚴、真言、淨土，共五宗為實大乘教。）

五、天台宗，一名法華宗 （亦稱性宗）

北齊朝有慧文

北齊擾亂之時，姓里失考。

讀中論得其精。

師讀龍樹菩薩中論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遂悟入三觀旨趣。

祖龍樹

（本宗以龍樹為初祖）

立三觀空假中歸一貫。

空觀順真諦（平等）；假觀順俗諦（差別）；中觀順第一義諦（不偏而圓融一體）。

入空，從空入假，從空假入中道。或用通相三觀：一空一切空，假中皆空；一假一切假，空中皆假；一中一切中，空假皆中。或用一心三觀：一念心中，三觀具足。此三種，後後勝於前前。

傳弟子南嶽思

名慧思，世稱思大禪師。武津李氏子，梁時人。依慧文禪師，悟入法華三昧及旋陀羅尼門。後居南嶽勝境。

止觀法萬世師

所著大乘止觀，中土

失傳。宋時，由海東傳來，後人奉為圭臬。

第三世有智者

名智顛，隋帝稱爲智者大師。生荊州華容陳氏。十八出家，師事慧思禪師。師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乃使修法華三昧。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真法

供養如來。」（十四日間，大徹大悟。即悟法華三昧，獲二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其說法之妙，從旋陀羅尼流出，無有窮盡。人間其位居何等，乃曰「圓五品耳」。後住天台山。前漢尊者〔智者六代法孫〕止觀義例云：「一家教門所用義旨，以法華爲宗骨，以智論〔大智度論〕爲指南，以大經〔涅槃經〕爲扶疏，以大品〔大品般若經〕爲觀法，引諸經以增信，引諸論以助成觀。心爲經，諸法爲緯，織成部帙，不與他同。」本宗創立真相，實具於是。）

演教觀判高下

以

時八教判釋東流一代聖教，罄無不盡。分晰半滿，權實最爲精當。

藏與通

一、小乘三藏教，專接小機。二、通教通前藏教，通後別圓。

別與圓

三、別教，獨菩薩法。別前二教，別後圓教。四、

圓教：圓伏，圓信，圓斷，圓行，圓位，圓自在莊嚴，圓建立衆生。

此四教至今傳

此名化法四教。另有化儀四教，頓漸祕密不定是也。又藏通別圓一一教中，分爲六即，所謂理即，名字即，觀行

即相似即分證即究竟即

談性具善惡兼

台教主張性具法門，謂自性本具善惡等法，方能造十界因果。若非性具，則不能造。他宗專主性善，台宗兼性惡而言。以性惡通於十界，是與

他宗迥

別處。

百界如有三千

一心具十法界，一界中各具十界，是謂百界。百界之中各有十如，是謂千如。五陰一千，衆生一千，國土一千，共成三千世間。以此爲能觀，以此爲所觀，

則成三千妙境。十界者，四聖六凡也。十如者，出法華經，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

此一派號天台

因智者大師住天台山得名。

(後人因以山名宗，稱爲「山家」)

宗法華佛慧開

以法華經爲宗，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有法華玄義釋籤、文句記、止觀

輔行，世人稱爲台宗三大部。又有五小部，輾轉演暢，不可具述。○智者後有章安大師，承天台後，廣傳宗風。天台惟散說，章安始結集，

以成一宗典籍，以作一家綱目。次有智威慧威玄朗妙樂，並稱龍象。中唐以後，荆溪湛然最顯。○此宗以三觀十乘五時八教之義，註釋法華旁及一切經論，凡所著述，名天台教，蓋創教者實智者也。以三止三觀傳佛心印，講論經法，以觀心爲上，故亦名性宗。

六、華嚴宗，一名賢首宗，一名法界宗

(按原標賢首宗爲主題，今改)

華嚴經最尊勝

華嚴為諸經之王，無盡教海，皆從此經流出。（我佛從菩提樹下起，即為深位菩薩文殊普賢等說華嚴三十八品十萬偈，實佛乘中甚深微妙，一乘最極之法門也。當時聲聞緣覺根器未熟者，聽之如聾如啞。後五百年，馬鳴作大乘起信論，演真如緣起法門，即本此經。次七百年，龍樹出造大不思議論以解釋之。次九百年，天親造華嚴十地論。此三師者，稱

年，馬鳴作大乘起信論，演真如緣起法門，即本此經。次七百年，龍樹出造大不思議論以解釋之。次九百年，天親造華嚴十地論。此三師者，稱

本宗印度。

之列祖。

初傳來在東晉

梵僧佛陀跋陀羅，在廬山，承遠公之意，往天竺求經。（安帝義熙十四年）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返晉，譯於揚州謝司空寺，凡六十卷。

杜順師是文殊

師姓杜，名法順，號帝心，雍州萬年縣人也。生時，有乳母來求哺養，滿三月，騰空而去。年十五，代兄統兵，中途竭薪水，師以桶水束薪供給十萬軍，用之不盡。十八出家，地神捧盤承髮，神異衆多，不勝枚舉。（當陳隋間，始

提義綱，標立宗名，是為開宗初祖。）年八十四，入宮辭太宗，昇太階殿，化於御座。先時有門人辭往五台禮文殊，及至

山麓，遇老人告曰：「大士已往長安教化衆生去也。」問為誰，曰：「杜順和尚是。」遂兼程而返，至則前一

日化

闡華嚴盤走珠

自華嚴譯出二百餘年，通其義者代不乏人，未若大士之圓轉自如也。嘗作法界觀，以二千餘言總括華嚴奧旨，投巨火中，一字無損，遂感華嚴海會菩薩現身讚歎。（一

去矣。名華嚴法界觀門，又著五教止觀十玄章等，大暢妙旨。）

第一傳得智儼

別號雲華和尚，住終南至相寺，故稱至相尊者。依杜順和尚學華嚴經，盡得蘊奧。年二十七，遇異僧教尋華嚴十地中六相義，豁爾貫通。

作搜玄記十

卷。作華嚴略疏五卷，每卷分本末爲十卷，題名於大方廣佛華嚴經中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後人稱爲搜玄記。並作十玄門、五十要問答、孔目章，以申其義。

第二傳是賢首

名法藏，康居國人，別號國一法師。從儼公研究華嚴。按少時與玄奘不合。

武

探玄記

世希有

承搜玄之後，發揮盡致，（凡二十卷）爲時所宗尚。傳至高麗，元曉法師命弟子分講，盛宏此宗。其餘章疏多種，闡揚一乘妙義，華嚴法門，由此大行。

清涼疏釋新經

清涼國師名澄觀，字大休，越州會稽人也。武后時，實叉難陀重譯華嚴經四萬五千偈，成八十卷，世人稱爲新經。賢首既作探玄記釋晉譯竟，復疏新經，僅及數品而逝。後二

十七年，清涼乃生。及其作疏，全依賢首模範，得非賢首國師乘願再來乎？

並作鈔博而精

大疏二十卷，隨疏演義鈔四十卷，今以疏鈔合於經文，作二百二十卷。精深淵博，爲世所珍。又

有隨文手鏡一百卷，久已失傳，疏貞元新譯華嚴經四十卷之全文，隱而不見者六百餘年，今復出現於世。

（賢首沒後，有慧苑者，私逞臆見，刊落師說，宗統將墜。四祖澄觀慨之作華嚴大疏鈔，破斥異轍，恢復正宗。五祖圭峯乃紹述之，盛弘華嚴，兼通諸宗，斯道益光，合爲華嚴五傑。）

小與始

初，小教佛為小機不堪聽受大法，故說四諦十二因緣以引導之，令其證得阿羅漢，辟支佛果。二大乘始教分為二門：一空宗，明一切皆空，以破法執；二相宗，明萬法唯識，以融心境。

終與

頓

三終教亦名實教，明如來藏心，二乘聞提悉當成佛。四頓教別為一類離念機，說一念不生即名為佛。

至於圓

五圓教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依普賢法界性相圓融，主伴無盡，身利。

塵毛交徧互入，故名圓教。

五教振

賢首立此五教，（作五教章以明本宗之教相）以頓教攝禪宗，以圓教該前四，較他宗立教更為完備，故當時從之者衆也。

四法界

一者，事法界；謂諸衆

生色心等法一一差別，各有分齊。故二者，理法界，謂諸衆生色心等法雖有差別，而同一體性。故三者，理事無礙法界，謂理由事顯，事攪理成，理事互融。故四者，事事無礙法界，謂一切分齊事法，稱性融通。一多相即大小互容，重重無盡。故

十立門

一者，同時具足相應門；如海之一滴，具百川味。二者，廣狹自在無礙門；如一尺之鏡，見千里影。三者，一多相容不同門；如一室千燈，光光涉入。四者，諸法相即自在

門；如金與金色，不相捨離。五者，秘密隱顯俱成門；如秋空片月，晦明相並。六者，微細相容安立門；如瓊璃之瓶，盛多芥子。七者，因陀羅網境界門；如兩鏡互照，傳耀相寫。八者，托事顯法生解門；如拳拳豎臂，觸目皆道。

九者，十世隔法異成門；如一夕之夢，翺翔百年。

暨六相

一者，總相；二者，別相；三者，同相；四者，異相；五者，成相；六者，壞相。一即具多為總，多即非一為別。

十者，主伴圓明具德門；如北辰所居，衆星皆拱。

互不相違爲同；彼此不濫爲異；一多緣起和合爲成；諸法各住本位爲壞。

義最純。

杜順雲華二祖，總括華嚴奧義，演出種種法門，精妙絕倫。

因該果徹因。

因該果海；

果徹。攝萬法歸一真。統攝萬法，歸一真性。

圭峰密

名宗密，住圭峯草堂寺，故稱圭峯禪師，果州西充人也。契荷澤之道。（按荷澤神會四傳而至圭峯，故有禪教一致說。）後得清涼所撰華嚴疏鈔，慶快平生，遂承清涼法脈，後人稱爲華嚴第五祖。

疏圓

覺。爲沙彌時，授經得圓覺，讀之心地開通，義天朗耀。後作疏釋經，成一家獨步矣。

大鈔詳小鈔畧。

大疏三卷，大鈔十三卷，略疏兩卷，小鈔六卷。後人以萬言爲一卷，則卷數衆多。

此一派賢首宗

開宗判教，至賢首而大備，故以賢首名宗。（賢首著述二十餘部，圓宗宗風，至是大成，故亦稱華嚴太祖。）

亦行布亦圓融。

說行布法，圓融即在行布之內；說圓融法，行布即在圓融之中。非但不相礙，亦不相形；智眼觀之，行布圓融皆假名耳。

七法相宗，一名慈恩宗，一名唯識宗

（按原標慈恩宗爲主題，今改。）

佛教十宗概要（六、華嚴）

唐玄奘遊西域

師表請往西域求經，帝不許，遂私遁出關。（貞觀三年事）備歷艱苦，始抵印度。

學瑜伽祖彌勒

瑜伽師地論，彌勒菩薩造。無著菩薩昇兜率天，請彌

勒菩薩降世傳授；但聞其聲，不見其形。

流傳西竺，未達東土。奘公特往求之。

依戒賢大論師

西竺稱為正法藏，居那爛陀寺。（在中印度）座下萬衆，奘公往依之，居上首十人之列。

親

傳授歷年時

依戒賢學瑜伽歷五年之久。（盡受彌勒所造五大論，無著以下所造十支論，博通因明，聲明諸學。當時五明之學，佛徒外道並學之。因明即名學，日本所謂論理學。按今或音譯西名為「邏輯」。○本宗印度傳法，最為分明。佛說

大乘經中華嚴、深密、楞伽、闍揚萬法唯識之義，實為斯學所本。佛滅後九百年，彌勒尊應無著菩薩之請，說五部大論，所謂瑜伽師地論，分別瑜伽論，大莊嚴論，辨中邊論，金剛般若論是也。無著承旨，復造顯揚聖教論，對法論等。同時有世親菩薩，即無著之弟，亦名天親，造五蘊論，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頌等，大弘斯旨。迨佛滅後十一世紀，有難陀護法尊十大論師，皆注世親三十頌，各有心得。而護法弟子戒賢論師，所謂傳法大將，冠絕一時，深究瑜伽唯識，因明之奧，在五印度中，稱辨才第一。傳鉢奘師，以惠震且西域。此學遂微矣。

歸長安

往返之間已十七年矣。（十九年到，弟子三千，達耆七十）

傳窺基

尉遲敬德之猶子也。從奘公出家，英敏絕倫。（凡諸經論，一覽成誦，所受奧義，一聞即悟。）深得奘公之道。（窺基號慈恩法師。悉受微言，妙達宗旨；

述疏證義，確立宗規本

通因明善三支

奘公譯瑜伽論未畢，有僧盜聽，歸而宣講。門人以告，奘曰：「彼雖能講，未通因明，不足取也。」乃以因明傳於窺基。基師善用三支比量

宗大成實由於是

之法能立能破盜聽者無如之何矣。

三支者宗因喻也。廣如因明論說。

之事而成此書故梵筌中無此本也。(文約義豐最為妙勝)

以釋。破邪宗伸正義。此書一出邪宗盡破正義全伸釋門之偉烈也。

論文。有現量。無分別智了法自相名真現量。

有現量

有分別智於義異轉名似現量。

有比量

藉相觀義有正智生名真比量。虛妄分別不能正解名似比量。

究竟依聖教量

教 聖

所說現量比量印

證無違方可自信。

徧計執

徧染淨法上執我執法故名徧計所執性屬非量。

依他性

依他衆緣而起故名依他起性屬比量。

二者離圓成

證

遠離依他及徧計執識心圓明入圓成實性屬現量即是真如自性也。(上為三量三性之義。尚有轉八識成四智之義。即轉眼耳鼻舌身識為所作智。轉第六意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末那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阿賴耶識為大圓鏡智。六七二識登

八地時即名為智。前五識及第八識至成佛時方名為智。故云二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移。

此一宗號慈恩

因玄奘法師住慈恩寺得名。

先談相後顯真

相不自相全從識變。識不自識全依性起。相識俱空不真何待。(奘公再傳為瀘州惠沼著唯識了義燈三傳為

機楊智周，著唯識演秘。經此數宗，宗義更顯。按安史後遂微矣。——論疏流傳日本，今始取回。宋以後提倡者希，至明季而大振，著述甚富。○此宗以五位百法攝一切教門，立三支比量，摧邪而顯正。參禪習教之士，研究有得，自不至顛預佛性，儼伺真如矣。○以上天台華嚴法相，攝教下三家，皆大乘妙諦。

八、三論宗，一名性宗，一名空宗，一名破相宗

三論宗，傳最古。秦羅什來茲土；

鳩摩羅什，龜茲國人。（實提婆之三傳弟子也。）東晉太元七年，秦主苻堅遣將迎師，至姚興時始抵秦，為譯經師。（四論皆其所譯。）宏三論

宗。

真空義為第一

般若為諸佛母，顯第一義空，一切賢聖，莫不由此門而得解脫也。（文殊師利實為初祖，馬鳴龍樹清辨等菩薩繼之，羅什來秦，盛弘此道。）

羣弟子競傳

習。

道生僧肇道融僧叡曇影惠觀道恒雲濟皆羅什門下高弟（稱八傑）并習此宗。生公所著論議，與禪宗相同，惜已亡失。肇公諸論，至今傳誦。人謂達摩未來以前，通達性宗者，實出羅什之門也。

曰

中論

有五百偈，龍樹菩薩造，青目菩薩釋。破二邊之見，顯中道之理。

曰百論

有百偈，提婆菩薩造。正破外道，傍破自餘。

十二門

此論有十二觀門，龍樹菩薩作，自釋。並破小

乘、外道，正顯

為三論

三部均是宗經論。若加大智度論，即為四論。智論是釋經論，釋大品般若經故。三論皆破外道小乘，以無所得而為究竟，正合般若真空之旨，故亦名性空宗。

大乘深義。

唐吉藏

姓安，先世安息人，後遷金陵而藏生焉。為道生法師五傳弟子。（性公門下曇濟授道朗，而道詮，而法朗，而吉藏。）講三論一百餘遍，法華、大品、智論、華嚴、維摩等各數十遍。曾任會稽嘉祥寺，人稱嘉祥大師。

施

大功三論疏傳海東

嘉祥作三論疏四十萬言，傳於海東。今已取來，惟十二門論缺前之二門，開海東刊板時已無全本矣。

法藏釋十二門宗致記至今存

唐法藏即賢首國師（華嚴三祖）作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卷帙完全，可補嘉祥之缺，今已刻板流行矣。（天台亦提中論，其教廣行於世，而習

三論者鮮矣。按隋唐間，天台智者，三論嘉祥，各為其宗集大成者。嘉祥化後，法相勢盛，三論漸微；禪宗適興，自然合併矣。）

九密宗一名真言宗，天竺屬灌頂部

中印度人，事達摩掬多為師，通達密教，受灌頂法。

善無畏

師，通達密教，受灌頂法。

至長安

遵掬多之命，入唐行道，於開元四年齋梵筴始屆長安，適符玄宗之夢。（佛有顯密二教之別，密教者，不恃言語以立教也。佛有三身：一轉迦佛，

二大日如來佛，三彌陀佛，實一佛之德所流之三體也。大日者，釋迦之法身，釋迦者，大日之化身也。故後世緣別諸宗，亦分釋迦教、大日教、彌陀教三類。十宗中，真言宗屬大日教，淨土宗屬彌陀教，餘八宗皆屬釋迦教。相傳金剛薩埵親授法門於大日如來。如來滅後七百年，龍猛菩薩開

南天竺鐵塔，遇薩埵，受灌頂，秘密法門，方傳於世。龍猛授龍智，龍智受善無畏。按掬多與龍智，同人而異名。）

授龍智，龍智受善無畏。按掬多與龍智，同人而異名。）

唐一行受真傳

一行禪師，姓張，鉅鹿人。久依善無畏三藏，盡得其傳，神異顯著。

作疏

釋大日經

毗盧遮那佛，密宗稱爲大日如來。善無畏三藏譯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一行筆受，密宗稱爲大日經。一行作疏二十卷，又作釋十四卷，共六十萬言，皆從三藏口授之義

而纂集成

真言教始得明

後之學密教者，皆以大日經疏釋爲宗。凡稱神變疏鈔者，即此本也。

文者也。

金剛智

南印度人。開元七年，泛海達廣州，行道作法，皆著奇驗。翻譯秘密經典多部。凡大乘經開示結壇持呪者，即名秘密教，以其仗真言觀想手印，三密威神之力，能即凡成聖，證無上道功用難測，唯佛能知。此宗所依之經，毗盧遮那成佛經外有

金剛頂經等，立十住心，統攝諸教，建立曼荼羅三密相應，所謂即凡成聖，其不思議力用除佛外，雖因位菩薩亦不能測度。其小焉者，兼能拯幽救危，禱雨治病。乃佛攝化衆生，護國救世之要道也。佛滅後七百年，龍樹菩薩盛宏此道。——按：龍樹與密教所稱之龍猛，實一人也。——龍樹

授龍智，龍智又傳金剛智，實爲此土初祖，蓋與善無畏爲同門也。既至長安，帝令祈禱，無不響應，尊爲國師，廣弘此道，遂以名宗。此宗能利六道，六道者，天人阿修羅，畜生，鬼，地獄，依經持呪，能令三途生人，天人，天出三界，能圓三德，三德者，法身，般若，解脫。三德圓彰，即成佛道。諸佛成佛，皆

由持

及不空

北印度人。依金剛智爲師，盡得其道。不空既受金剛智教，法又返天竺，廣求秘藏，流傳此方。故爲玄肅代三朝國師，確立此宗。

接踵來，廣疏通

以上四尊者，皆宏密教，神異超

羣，當時君臣士庶，奉之若佛。（是名金剛阿闍黎）

灌頂法不輕授非法器轉獲咎

受灌頂法者，毗盧遮那五智灌頂，頓入佛乘，非具金剛種性，不能傳受。（不空門人慧朗，受灌頂職，傳述師道，是後法嗣遂窮，蓋欲修此法，必須戒行

精嚴，又須發大菩提心，又須親蒙金剛灌頂法師指。示法要，方能獲大利益，是以一二三傳而遂斷絕焉。今時學者，但持誦準提大悲等咒，至心誠懇，亦得密益，欲知其中奧妙，須閱大日經疏釋，及顯密圓通大藏秘要等便悉。）

立禁令自明始秘密宗勅停止

去聖遙遠，人情澆漓，能受此法者甚是難得。明時特申禁令，不准傳授密教，恐非其人，反有害於法門也。佛制：建壇行道，若非金剛

阿闍黎傳授，即名盜法。

（古之人如金剛智等，戒行嚴，誓願堅，故以三密加持之力，令地獄猛火，變成七寶蓮池，無邊熱惱當下清涼；以七粒米普令法界飢虛餓鬼，皆得飽滿，離餓鬼地獄等苦，享常住寂滅之樂。今時依科作範之人，居心行事，與佛密教相反，竟以「談口」

居為奇貨，談口者，即瑜伽施食儀軌，以觀音大士現餓鬼形，名談口。阿難請佛說救濟法，遂說變食真言，以七粒米徧飽飢虛，蒙山水陸，皆屬一事。密宗所傳，僅存此儀文，而外無師承，內無道德，借此登地菩薩利濟幽冥，不思議大事，而邀利求財，真可歎也。○此宗不盛於我國，不空弟子有惠異者，元和中日，僧空海，即造「假名」者，來中國，從果受此法，歸國盛行其道，以迄于今。蒙藏喇嘛，亦崇密乘，暹羅亦行之。）

十、淨土宗，一名蓮宗

（有立股舟行者，此宗所攝）

晉慧遠

姓賈氏，雁門樓煩人，博極羣書，尤善老莊。為道安法師之高弟。（二十一歲，聞道安法師講放光般若，心即開悟，嘆曰：「九流異議，皆糠粃耳。」遂與弟慧持，依安師出家，至二十四，大善講，賈安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

住

匡廬，見廬山開曠，可以息心，欲立精舍。感山神闢地輸材，（遠公至此，山神效靈，風雷夜作，材木自至，刺史桓伊因為建寺）。因名其殿曰神運，即東林寺也。

結蓮社，德不孤。 師專倡淨土法

門，道俗皈依者日衆，共結蓮社，（孝武太元十五年事）。得一百二十三人，同願往生極樂國土。（遠公居東林，高僧渴

儒悉集座下。乃曰：「諸君之來，得無意於淨土乎？」遂與百廿三人對三聖像發願念佛，同生西方，以此願文刻于山巖。始初結社即有百廿三人；此後二十六年，及此前數年，則多不勝數矣。就中有十八大賢：社主慧遠法師，慧永、慧持、道生、曇順、僧叡、曇恆、道暲、道敬、佛陀耶舍、佛跋

跋陀羅、劉遺民、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凡十七人，其來有前後，不定在一時）

魏曇鸞

雁門人。家近五臺，歷觀聖跡，發心出家。念世壽短促，欲求仙術以永其年。渡江而南，訪陶隱居，得盡其傳。

修妙觀

還至洛中，逢天竺三藏菩提留支，（此宗印度先師，推天親菩薩，滅後五百年

菩提留支始傳之於震旦。先是後漢時，安息沙門安世高始譯無量壽經二卷；及東晉慧遠結白蓮社於廬山，念佛修行，已爲此宗之嚆矢；然法

門未備。留支之入中國，實北魏永平元年也）。問以長生之道。留支曰：「此方何有不死之法？縱得成仙，終受輪轉。」乃

以觀經（觀無量壽佛經）授之，曰：「此真不死法也。」鸞遂焚仙方而修妙觀，作往生淨土論註二卷，支那蓮

宗著述，推爲巨擘。（此論即天親菩薩造，鸞註文理兼到，

冠古超今，智者十疑論嘗引用之。繼遠公開來哲，功非淺鮮）

生品高，瑞相現

臨終之日，華蓋幢旛，高映庭宇；異香芬郁，天樂盈空。人皆見之，知其生品

最高也。

唐道綽

姓衛，并州汝水人。十四歲出家。講大涅槃經二十四遍。景慕曇鸞淨土之業，繼其後塵，住玄中寺，道俗赴者彌衆。講觀無量壽佛經將二百遍，瑞應甚多，不可具述。著有安樂集二卷。

現行

暨善導

不知何處人。見西河綽禪師九品道場講誦觀經，大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也。」長安道俗受化往生者不可勝數。人見其念佛一聲，有一光明從口中出，百聲千聲，亦復如是。著有

觀經疏及各種淨土典籍傳世。當時禪宗及天台法相華嚴諸宗雖極盛，然其教理甚深微妙，非鈍根淺學人所能領解，故信奉者

僅在士大夫獨淨土宗。以他力教義感化愚夫愚婦。凡難解之教理，概置不論。故其勢力廣被，披靡全國。善導在時，居士始無過問者云。按善導

不與上流人士接近，與他宗大師態度獨異。

唱專修爲妙道

他宗大師態度獨異。

綽善二公，提唱專修，其言曰：「修餘行業，多切方成。唯此法門，速超生死。」誠爲蓮宗要訣也。修行之法有四：一持名，二觀像，三觀想，四實

相。實相如禪宗直指人心，教家觀不思議境，其理甚深，不易成就。此宗以觀想持名兼修爲上，否則專主持名，但須信願切至。蓋持名一法，下手

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但能持至一心不亂，則離念真心全體顯露，即是實相。極樂依正澈底現前，何待觀想現生已預聖流，臨終高登

上品持名一法，圓攝三法，修淨業者不可不知。

此法門三經說

大藏之中，專說彌陀淨土者有三部經。

大經該

無量壽經二卷，（按今傳本爲曹魏天竺沙門康僧鑑譯）人稱是大本說。彌陀因地修行，果滿成佛，國土莊嚴，攝受十

方念佛衆生往生彼國等事，該括無遺。所攝之機，通於聖凡。

位具攝三輩，唯除五逆、誹謗正法，其餘均爲所攝。可謂廣矣。

小經切

阿彌陀經一千八百餘言，（按吳月支支謙譯，今傳本爲鳩摩羅什譯。）人稱

爲小本。略說西方淨土依正莊嚴等事，令人執持名號，一心不亂，即得往生。最爲切要。此經所攝，揀除小善根福德因緣，唯攝一類純篤之機。（諸大乘經實多帶談淨土淨土三經則專說此法，而其功能用獨推阿彌陀經，以其詳示信願行法，專持彌陀聖號，修法簡要，宗趣淵深，故能三根普被，利鈍全收，攝受九界，同出娑婆——九界即九法界：一地獄，二餓鬼，三畜生，四阿修羅，五人，六天，七聲聞，八緣覺，九菩薩。娑婆，此云堪忍，出娑婆即登覺岸矣。）

羅五人，六天，七聲聞，八緣覺，九菩薩。娑婆，此云堪忍，出娑婆即登覺岸矣。）

觀經語最驚人，許五逆得往生。

觀無量壽佛經（按劉宋西域沙門置良耶舍譯）攝機最廣十惡

五逆，臨終苦逼，十聲稱名，即得往生。

或疑十惡五逆之人，善根全無，佛云何接答曰：即五逆中，已可見夙世善根矣。若不見佛，不能出佛身血，若不與羅漢相遇，不能殺阿羅漢；若非自身出家，不能破和合僧。既能出家見佛，見阿羅漢，然後五逆方能具造，其夙世善根，正非淺鮮，所以聞教回心，其力當大也。唯誹謗正法者，自生極重障礙，雖聞善知識教，亦不信從；倘能聞即信服，痛自懺悔，亦得往生。但謗法而能改悔者，實難中之難，是故經文略而不說。

○一切衆生本源地，與十方諸佛無二無別；雖造極重惡業，受無量苦報，而本性未嘗染也。一念回光，如來悉知悉見，以同體大悲攝歸淨域，決非業力所能牽纏。世人云：「帶業往生」者，隨情之言耳。實則善惡因果，皆如空花，空本無花，捏目所成，豈有業之體相，爲亡人所帶而往生淨土者哉？

三藏教所不攝

編尋教典，唯華嚴經隨好光明功德品：阿鼻獄中，夙

根成熟，蒙光頓超。觀經下品下生，罪大惡極，能於急迫之際，脫離極苦，往生極樂，一切教典所未曾說也。

佛願力誠難測

彌陀願力，非但凡小不能測度，即多劫修菩薩道者亦不能知。

一稱名衆罪滅

至心稱彌陀名號一聲，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何況淨念相繼，長時無間也！

臨終時佛來接

彌陀光明，徧照十方念佛衆生，攝取不捨。

衆生淨眼未開，不能知見。至臨終時，意根命根齊斷，後念未起，剎那之間，佛現在前，即脫三界火宅矣。

下中上根不齊

衆生品類，萬別千差；彌陀願力，平等無二。

一句佛

同生西

千句萬句，即是一句。前句已滅，後句未生，當念一句剎那不住，念佛之心，不緣過去，不緣未來，但緣現前一句，以爲往生正因。此是萬修萬人去之法也。久久純熟，能緣之心，忽然脫落，無念而念。

念即無念，即名理

一心，生品更高。

既生西皆不退

此土修行，難進易退；隔陰之迷，言之可怖。修習信心，必經萬劫，入初住位，方得不退。具縛凡夫，一生淨土，即得不退，所以超勝他宗也。

親見佛得授記

見佛遲速，在乎此生修行之巧拙耳。既得見佛，聞法歡喜，證無生忍，即蒙佛授記。得授記已，回入娑婆，慈悲度世。圓滿種種波羅密門，證入種種菩薩智地，何有一

法能出此宗之外耶？

（念佛之法，要義有三：第一，須生真信。信淨土殊勝莊嚴妙境，彌陀廣大誓願威神，的的實有，不是表法，亦非寓言；

信我具足無量無邊煩惱惡業，若不念佛，決定不能出離生死；信佛具足無量無邊福德智慧，若求攝受，決定接引往生西方。第二，須發切願。

離娑婆，願生極樂，不以苦樂順逆緣改其心志。第三須修篤行，從朝至暮，從暮至朝，行住坐臥，語默動靜，執持佛號，不令間斷。如是懇切，決定往生。○有謂自心清淨，即是西方；自心不生不滅，即無量壽。靈明了知，即無量光。捨之不求，而求十萬億佛土外之西方，隔阂乃頭上安頭，剜肉做瘡。此語甚大邪見，不可依從。既得往生，則華開見佛，親聆圓音，頓悟無生，開佛知見，證大菩提。較彼唯求一心，不願往生者，天地懸隔矣。按此段錄自釋教修所注吹萬書，亦以徵宗淨土者之抑禪宗也。然不若楊氏略說所論較為可參。云：以念佛明心地，與他宗無異；以念佛生淨土，惟此宗獨別。古德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者，一往之辭，奪境不奪人也。應作四句料揀：如云「去則決定去，生則實不生」者，奪人不奪境也；「去則實不去，生亦實不生」者，人境俱奪也；「去則決定去，生則決定生」者，人境俱不奪也。依淨土三經及天親論，應以「人境俱不奪」為宗，方合往生二字之義。後人喜提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之說，撥置西方彌陀，以謂心外取法，欲玄妙而反淺陋矣。豈知心外無境，境外無心。應現無方，自他不二。現娑婆而顛倒輪迴，汨沒於四生六道之中，現極樂而清涼自在，解脫於三賢十聖之表。彼修唯心淨土者，直須證法性身，方能住法性土，非入正定聚，登初住位不可。其或未然，仍不免隔陰之迷，隨業輪轉耳。

淨土宗真簡要

差別中之平等，各宗一致；平等中之差別，各宗不同。求其至簡至要者，無過此宗。他宗難而此宗易，他宗緩而此宗速；曷不擇其易而速者行之，而以一門攝一切法門耶？（念佛法

門，為諸法究竟歸宿之海。從此一法開出一切諸法，一切諸法復歸念佛法海，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此義出華嚴普賢

行願品也。

協時機

法運盛衰，古今異致；當今之世，求其協時逗機者，無如此法。

妙中妙

佛法無一不妙，而淨土法門尤衆妙中之最妙也。問曰：佛法平等，君獨稱贊淨土，何也？答曰：

今時有識者莫不以學堂爲重，取喻而言，西方淨土是極大學堂耳。彌陀接引十方衆生，往彼就學，供給飲食衣服，不需學費，不定人數，不限年時，其地界廓徹無邊，其建立長遠無極，入其校者，無論何等根器，至證入無生忍時，爲初次畢業。或在彼土進修，或往他方教化，均隨其願。自此以後，歷十住、十行、十回向、三賢位滿，將入初地時，爲第二次畢業。再從初地以去，至等覺後心，證入妙覺果海，爲第三次畢業。此論次第門。若論圓頓門，一修一切修，一證一切證。圓頓次第，互攝互融，極而言之，十方三世種種教法，無一不備。是故一切諸佛莫不讚歎。奈何世人流浪生死之中，頭出頭沒，不求出離，其愚爲何如耶！（如來所證之萬德，全德爲名衆生能持之一心，卽心是佛，能所不二，感應道交，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以果地覺爲因地心，于諸法中推爲第一。楊氏略說云：「以果地覺爲因地心。」此念佛往生一門爲圓頓教中之捷徑也。四生六道，蒙佛接引，與上位菩薩同登不退，非佛口親宣，誰能信之。旣信他力，復盡自力，萬修萬人去矣。華嚴經末，普賢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故淨土宗應以普賢爲初祖也。厥後馬鳴大士造起信論，亦以極樂爲歸。龍樹菩薩作十住智度等論，指歸淨土者，不一而足。東土則以遠公爲初祖，其曇鸞道綽善導三師，次第相承，宋之永明，明之蓮池，其尤著者也。）

熙按：以上所叙十宗，首成實與俱舍，兩小乘也；次禪宗，以爲大乘正宗也；次律宗，戒兼小大也；次天台（比涼曇無讖譯行涅槃經，成涅槃宗，陳以後飯天台，又天台餘裔有一支行於日本者，爲日蓮宗）華嚴（後魏十地論譯出，光統律師爲宗匠，成地論宗，唐以後飯華嚴）法相（陳真諦譯行攝大乘論，成攝論宗，唐以後飯法相，故中土十三宗，歸併三家，得十宗也）所謂教下三家也；次三論，傳最古者；次密宗，承密授者，終以淨土（淨土支流行於日本者，爲真宗，許在家修行，食肉帶

妻；又有時宗及融通念佛宗皆淨土類。則楊氏之指歸也。（楊氏所定次序實依吹萬之書，惟吹萬只述七宗，此則增兩小乘，一三論耳。至楊氏所作十宗略說，則次序有所改訂，其跋尾云：「出世三學以持戒爲本，故首標律宗。佛轉法輪先度聲聞，故次之以小乘二宗（俱舍成實）東土學者羅什之徒首稱興盛，故次以三論宗。建立教觀天台方備賢首闡華嚴，慈恩弘法相傳習至今，稱爲教下三家。拈花一脈，教外別傳（禪宗）灌頂一宗，金剛密授（密宗）故列於三家之後。以上各宗專修一門，皆能證道。但根有利鈍，學有淺深；其未出生死者，亟須念佛生西，以防退墮，卽已登不退者，正好面觀彌陀，親承法印，故以淨土終焉。」其引首云：「……以前之九宗分攝羣機，以後之一宗普攝羣機。隨修何法，皆作淨土資糧，則九宗入一宗；生淨土後，門門皆得圓證，則一宗入九宗。融通無礙，涉入交參。學者慎勿入主出奴，互相顛頑也。」至梁氏佛學時代所叙，採自舊籍，時有疏舛，本篇摭入時，略爲訂正云。民國八年十月）

【附錄一】法界及釋迦佛傳畧

法界

無始終。時劫遷流，皆是衆生妄見。證道之人，長劫入短劫，短劫入長劫，故知無始終也。

無內外。一塵現法界，法界入一塵，何內外之有？

強立名。本無可名，爲化衆生，強安名耳。

為法界。即有之空，一法不立；即空之有，萬法齊彰。法界性，真妄平等，同一體性。即法身。十界同具，無有差別。

因不覺，以不達一法界，故心不相應。號無明，忽然念起，名為無明。空色現，楞伽經云：「昧為空，空晦暗中，結暗為色。」又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

情器分，有情世間，器世間，由此建立。三世間，并正覺世間，是謂三世間。從此生，從如來藏變為阿賴耶，從阿賴耶變起根身器界；又從轉阿賴耶而顯如來藏，則成

正覺世間。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歸還此法界」也。

迷則凡，迷之則為六凡。悟則聖，悟之則為四聖。真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須親證，唯證乃知，難可測，若以思惟心

推求，如取螢火，爇須彌山，終不能著。

釋迦佛生

證者誰？隨分證入者則不問，專問證入究竟者是為誰耶？釋迦尊，釋迦（按：種族名，意云強勇，舊曰能仁）牟尼（按：稱讚之號，意云寂默）如來為三界獨尊，是賢劫千佛中第四佛也。大悲

願，諸佛因地，皆以大悲願力而行菩薩道。

示誕生

釋迦應迹，從兜率天退，降神迦維羅衛國。按：中印度一小部落，有城。父名淨飯。按：即國王。其姓為瞿曇，一譯喬達摩，意云地最勝，一云純淑。或說為釋迦生後之命名。

母名摩耶。處胎十月，從右脇生，名為薩婆悉達。按：意云頓吉。在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也。按：公元前十一世紀，一〇二九釋迦生年，最無定說。此據釋家所引周書異記。查引異記最早者當是漢法本內傳，謂明帝時「博士王遵因案周書異記言昭王時聖人出，摩騰案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內傳此文則見唐釋智深續集古今佛道論衡中。據此，則異記只言「昭王時」，摩騰乃案出一廿四年」也。迄唐初釋道世玄暉所撰法苑珠林，乃引異記全文。（見卷二十，佛篇結集部之餘，略如後章「大法東來」注中所引）釋法琳撰破邪論及辯正論。（見廣弘明集卷十四）中皆引之，後如宋胡宏皇王大紀及金履祥通鑑前編亦舉周書，乃誤異記為「記異」，蓋從釋乘中轉引。總之周書異記除釋家外殆未見他書稱引者。且甲寅當為昭王二十六年，二十四年乃壬子也。綜諸異說，遠自公元前二四二二

年，即帝顛頊或帝嚳時，迄於公元前三六八年，即周顯王元年，孟子生後四年時，前後互二〇五五年，凡有四十餘說。今依西人考定，據卒年公元前四八六，作八十歲推算，當生於公元前六世紀，五六五，即周靈王七年丙申，長於孔子十四歲也。○此是應身佛八相成道：一、從兜率天退；二、入胎；三、住胎；四、出胎；其餘四相，詳在下文。大乘見佛在母胎中，住大寶樓閣，度無量眾生，故有住胎相。乘不見。

處王宮，求出離

悉達太子在王宮中，種種技藝，迴超凡流；五欲之樂，無不具備。十九歲。按：一說二十九歲。時，遊觀四門，見老、病、死、生厭離心，忽遇沙門，生欣慕想，遂欲出家。父王防衛嚴密。

夜踰城，人不知

淨居諸天，令彼軍士緜女悉皆昏睡，至夜半時。按：傳是二月七日。太子乘馬，四天王捧馬足，踰城而去。人不覺知，遂得剪髮易服而為沙門。○此是第五出家相。

入雪山修苦行

既出家已，五年遊歷，徧訪諸仙，種種論議，知非正道。遂入雪山，日食一蔬一麥，勤修苦行。

六年間習寂定

在雪山中，結跏趺坐，先學不用處定。

三年，知非，遂捨。又學非。

從定起，出山來

即出雪山，詣尼連河，沐浴，受食。時年已三十（按一說三十五）矣。

坐樹下，心鏡開

菩提樹下

有金剛座，賢劫千佛皆

天龍喜

諸天、龍王，歡喜讚歎，大興供養。

魔膽落

魔王波旬見其宮殿無故墮裂，先遣魔女媚之，再遣魔軍佈之，皆不能動。魔王震懾，舉衆

降服。○大乘有住胎，無降覺；小乘有降覺，無住胎。乃大小二乘所見八相成道之異也。

觀明星，成正覺

忽觀明星（按傳是二月八日初曉時），廓然大悟，即成無上正覺。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

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無師智、自然智，即得現前。○此是第六成道相。

啓大教，說華嚴

佛初成道，首演大法。是謂第一時教。

塵刹海，現寶蓮

華嚴會上，佛現法界無盡身雲，住華藏莊嚴世界海。有佛刹微塵數大寶蓮華，一時出現。

身刹互融，無盡重重。無盡惟法身大士方能見之。

惑凡愚，不能聽

凡小之機，不見不聞。如來惑之，爲說小法。

隱尊特，顯劣應

尊特者，刹塵相好之身也。佛非隱顯，隱顯隨機耳。劣應者，丈六身也。在色究竟天所

現之高大身，名為勝應身，教化菩薩。居鹿野苑，現丈六身，教化凡夫二乘。若是圓機，見此文六，即見無盡相好之身。

說阿含第二一時。阿含經，後人集為四部：增一阿含、中阿含、長阿含、雜阿含也。一一部內，有各種經。

四諦法接小機。苦、集、滅、道、四諦，為接小機。

而說。證四果，出生滅。修聲聞法，證入四果以為究竟，即阿羅漢是也。既證此果，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演方等。第三時教，彈偏斥小，歎大褒圓，即維摩、楞伽等經是也。

破法執。二乘但破人我執，出分段生死，佛說方等經，破法我執，出變易生死，入菩提地。

第四時談般若。般若如大火聚，觸著即燒，般若如清冷水，滌除塵垢。佛說此法，燒之滌之，令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究竟清淨。其經即八部般若等是也。

二乘轉教菩

薩。般若會上，羅漢弟子當機請法，佛為廣談般若妙諦，令其轉教菩薩。此是法華會上佛付家業之先導也。

開顯圓法華會。第五時說法華經，開權顯實，為純圓之教。

學無學得授記。三果已還，皆名有學；唯第四果，名為無學。他經唯菩薩蒙佛授記，法華經授聲聞記。

不但無學，即有學亦蒙授記，誠為希有。授記者，佛記弟子當來成佛，名字若何，國土若何，法住時劫等事。聞

者慶幸無量。

涅槃經最後說

說法華後，即說涅槃，通為第五時教。即是臨涅槃時所說也。

顯真常

真常不變，是名涅槃。

扶戒律

佛勅弟子以戒為師。

戒律精嚴，則佛法能久住也。

五時教如是說

釋迦如來一代聖教，天台判為五時，如上文所說。

亦融通

通而言之五教中，隨一一教，皆徧五時。所謂一切時中，說圓融無盡法，皆名華嚴教；說聲聞法，皆名

阿含教；乃至說會三歸一之

亦分別

別而言之佛初成道三七日中說華嚴經；十二年說阿含經；八年說法，皆名法華教。餘可類推。

成五十年說法度生也。○以上三十二句，是第七轉法輪相。

化道圓

化度衆生之道，圓滿具足。

歸真際

攝末歸本也。

雙樹間吉祥逝

佛在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右脇而臥，默然示寂。右脇名為吉祥。是時大地震動，日月無

光，雙林變白，江湖枯涸；人天號泣，聲震大千。（按：傳是二月十五日。依舊說，當為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公元前九九九。今考定當為公元前八六年，即周敬王三十四年乙卯後七年而孔子卒，則釋迦與孔子蓋同時人也。惟近人據錫蘭島共信之傳說，佛滅於紀元前五四三年，即

周景王二年戊午，適當孔子生後八年，則釋迦乃孔子先輩人矣。）○是為第八入涅槃相。

○是為第八入涅槃相。

闍毗後分舍利

依法闍毗，凡火皆不能燃；佛從胸中自發聖火，乃能化盡。得舍利八斛四斗，遵佛遺囑，分為三分：諸天得一分，龍王得一分，八大國王共得一分。八王均分，阿闍世王得八萬四千粒，藏恆河中，作千歲燈供養。

阿育王

變古制

佛滅度後一百年，天竺有織輪王，名曰無憂，即阿育王也。取阿闍世王所藏舍利，分佈南洲。

碎寶末造浮圖

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塔。

役鬼神，徧閻浮

役使鬼神，徧閻浮提同時。

安置。在震旦國有十九處，此時

所能見者唯明州鄞山一處耳。

優填王始造像

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三月安居。優填王渴仰如來，無由得見，發意造像。目連尊者攝三十二匠昇天瞻視，佛光耀目，乃至池側，令匠觀水中影。凡三返，像始

造成。後佛從天而下，像

自出迎，佛摩頂記之。

令後人修供養

自此以後，王臣士庶造佛像者不可勝數。去佛久遠，能於像前供養瞻禮，皆優填王發起之力也。

結集三藏

大迦葉命阿難結集經石窟間

摩訶迦葉集諸比丘得神通者，悉詣耆闍崛山畢鉢羅窟，結集法藏，無令斷絕。阿難未得漏盡，拒而不納，後證阿羅漢果，乃能

入會

修多羅是經藏

迦葉尊者先命阿難結集經藏，契理契機，故名契經。

毗奈耶是律藏

次命優波離結集律藏，止惡修善，如世法律。

阿毗

曇是論藏

復命阿難結集論藏，問答決擇諸法性相，故名論也。

正法隆

三藏教典流傳世間，能令正法常住不滅。

外道喪

佛教盛行於世，西竺九十五種外道漸漸

消亡，利根者轉邪。**藏分三**，藏即含藏之義也。謂經、律、論、三各含文理，故名三藏。**部十二**。一曰長行直說法相，隨其義理長短，不歸正而證道果矣。

文而重宣其義。天竺八字成句，四句為偈，翻譯華文，或五字句，或七字句，各隨其便。三曰授記，如來為諸菩薩聲聞，授成佛記。四曰孤起，不頌長行，直說偈句，亦四句為一偈。五曰無問自說，如來以他心智，觀衆生機，而自宣說。六曰因緣，如來所說一切根本緣起之事。七曰譬喻，如來假譬喻以曉示之，令人開解。八曰本事，說諸菩薩弟子因地所行之事。九曰本土，說佛菩薩本地受生之事。十曰方廣，大乘方等經典，其義廣大，猶如虛空。十一曰未曾有，現大神變，不思議事。十二曰論議，問答辯論諸法之事。以上十二部經，亦名十二分教；或有一經只具一分，或有兼數分，具足十二分者，則未之見也。**遇有緣，作佛事**。如來以平等大悲，普度衆生，衆生受化，因緣千差萬別，因緣不具者，佛在當處，不聞不見。佛滅度後，三藏十二分教流佈世間，遇有緣者，即能作如來度生之事業也。

大法東來

漢明帝夢金人求聖教遣蔡愔

東漢明帝永平七年（按歲甲子，公元六四）帝夢金人身長丈餘，項有圓光，飛至殿庭。且問羣臣。太史傅毅奏曰：「臣覽周書異記，

載昭王時有五色光入貫太微。太史蘇由奏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一千年後，聲教及此。』王勒

石記之。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納其言，即遣中郎將蔡愔等十八人往西域求佛法。

平十年，即佛滅後五百五十年也。館於鴻臚寺。後建

精舍，因白馬馱經而來，因名之為白馬寺。

初譯經四十二。最初譯出四十二章經，是為法寶流傳震旦之始也。

按明帝感夢事，當以漢末牟融理惑論所記為最前，次則晉袁宏後漢紀，次則劉宋范曄後漢書之西域傳也。惟對問者為博毅及寫佛經四十二章，則只見牟論，而牟論所

記傳毅語中亦無周書異記之說也。騰關來後，約八十年，桓靈之際，月支安息康居之譯經沙門，如安世高、支婁迦讖等，始陸續東來，牟論亦

作於是時，便欲以佛教統攝儒道二教矣。梁僧祐撰弘明集，選為首篇。

道教徒興惡念，請焚經，為試驗。道經燬，佛經全，光熾盛，耀人天。

五嶽道士褚善信等千二百人上表求試真偽。按永平十四年正月事。帝許之。乃

築三臺，分置釋道經典，舉火焚之。道經頃刻俱燼，佛經光燄煥發，纖毫無損。攝摩騰竺法蘭踊身虛空而說偈曰：「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池

無巨海納，邱無嵩岳榮。法雲垂世界，法雨潤羣萌。顯

通希有事，處處化羣生。」道士中六百餘人皈依。

仔並姦女等一百九十人見此神

異，俱求出家，期於現證聖果也。

善男女皆生信，求出家，期現證。

司空劉峻等二百六十人，京師士庶三百九十人，後宮陰夫人王健

明帝許可，勅建十寺：城外七寺安僧，城內三寺安尼。按此記道釋門法之一幕，

建十寺，安僧尼。

出漢顯宗開佛法本內傳。此傳略稱漢法本內傳，凡五卷，其第三卷曰「興諸

道士比較度脫品」載在唐釋智深續集古今佛道論衡中，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一已收之，略有異同，題下注云「未詳作者」，又末云「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可知是中古傳說也。

住世三寶
三寶備始於茲。
從此備矣。

【附錄二】 諸法及學佛要旨

諸法

為學者須知法

世間法，出世間法，略說萬法，廣說無量。

染與淨

隨生死流名染法，六凡法也。逆生死流名淨法，四聖法也。

善分別

智慧觀察，捨染還淨，方是

修行之正軌也。

〔五蘊〕色、受、想、行、識

色即質礙；受即領納；想即思想；行即遷流；識即了別。初一是色；後四是心。

此五蘊

蘊者，積聚義；亦名五陰。即蓋覆義。總名積集有為。

蓋覆真性也。

本空寂

心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先以「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四句顯色蘊空；次云「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二句，例四蘊空。既五蘊皆空，則當處寂滅矣。

佛教十宗概要

(附錄二、諸法)

四五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眼能見；耳能聞；鼻能嗅；舌能嘗；身能覺；意能知。

此六根

根即能生之義，以能生六識故。有浮塵根，勝義根之別。浮塵根者，眼如蒲萄朶，耳如

新卷葉，鼻如雙垂爪，舌如初偃月，身如腰鼓額，意如幽室見。勝義根者，即如來藏性，顯發妙用，寄於六根，而

能見聞嗅

嘗覺知也。

應須記

當知浮塵根因四大假合而成，若非勝義根，即同死人。

〔六塵〕色、聲、香、味、觸、法

色謂明暗質礙等；聲謂動靜美惡等；香謂通塞香臭等；味謂鹹淡甘辛等；觸謂離合冷暖等；法謂生滅善惡等。

此六塵

塵即染汗之義，以能

染汗情識，而使真性不能顯發故。

又名六賊，以能劫奪一切善法故。

亦須識

識得塵即是賊，不被他染汗劫奪，則賊為我用，能以六塵而作佛事矣。

〔十二處〕前六根與六塵十二處常相親

處者，方所也。言根在內，塵在外；眼唯對色，耳唯對聲等，各有一定方所。若融歸真性，則無方所得

矣。亦名十二入。以內六根外六塵互相涉入故也。

〔十八界〕根、塵接有六識

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

十八界從此立

界者，各成界限也。六根為內界，六塵為外界，六識為中界。眼根、色塵，

內外相對於其中間生於眼識則成三界六根六塵相對而生六識則成十八界若融歸真性則無界限可得矣。

〔轉八識成四智〕末那識為第七阿賴耶第八識八種識為心王。

上文六識眼耳鼻舌身為

前五識意為第六識末那為第七識即染汙意也阿賴耶為第八識即含藏識「去後來先作主公」者也此八種識名為心王以染淨諸法由

此而生故上明八識下明四智

轉成智性發光。

如來藏性為識所障其光不顯若轉成四智則性地發光矣下列四智名

大圓鏡

轉第八識為

平等性

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

妙觀察

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

成所作

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

此四智一心

圓。四智皆從一心圓現。

八識轉體用全。

八識未轉體用狹劣八識既轉體用全彰大圓鏡智體也餘三智用也○楞嚴經中說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之後即說七天此中何以

不說答曰雖不列七大名而七大已具足矣下文世界中地水火風空即是五大上文之六根即是根大八種識即是識大若再標出便成贅語。

〔三身〕曰法身，梵語毘盧遮那，此云徧一切處，法身佛也。

曰報身，淨滿報身佛也。

曰應身，一曰化身，梵語釋迦牟尼，此云能仁寂默，應身佛也。

是三身。世人但知應身，不知法報二身，故見解狹劣，不能領會全體大用，必須透徹三身之義，方可與談此道也。

自受用，謂諸如來內智湛然，照真法界，盡未來際，常自受用廣大法樂。

他受用，為他機所感而現此身，謂諸如來由平等智為十地菩薩，現大神通，轉正法輪，令他受用大乘法樂。

一報身，說二用。因自他受用，說為自報身，他報身。胎

生身，即八相成道之身。八相者，從兜率天退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轉法輪，入於涅槃。

變化身，無而忽有，種種異相。

此二種，皆應身。應衆生根，隨緣示現。

約為三，法身，報身，應身。開為五，法身，自報身，他報身，胎生身，變化身。

相無定，隨機觀。法身無相，可見菩薩見報身，隨位增進，相好轉勝。二乘凡夫見應身，

隨於六道各見不同。

〔五眼〕有肉眼，

假父母氣血所成，即人中能見之眼。見近不見遠，見前不見後，見內不見外，見晝不見夜，見上不見下，因有色質障礙故也。

有天眼，

諸天因修禪定而得此眼。

遠近前後內外晝夜上下皆
悉能見，以無色質障礙故也。

有慧眼

二乘之人以所得慧眼觀一切法皆空，不見有衆
生相；及滅一切異相，捨離諸著，不受一切法也。

有法眼

菩薩
為度

衆生，以清淨法眼徧觀一切諸法，能知能行，
亦知一切衆生種種方便門，令修令証也。

并佛眼

佛具前四眼之用，無不見知；如人見極遠處，佛見則
為至近；人見幽暗處，佛見則為顯明；乃至無事不見，

無事不知，無事不聞。聞見互
用，無所思惟，一切皆見也。

名五眼

人只一種，天具二種，二乘具
三種，菩薩具四種，佛具五種。

見所見皆無限

別而言之：肉眼
見現前色，天眼

見障外色，慧眼見真空，法眼見俗諦，佛眼見第一義諦，似有分限。通而言之，皆無分限。何則？五眼皆是如來
藏中，性見覺明，覺精明見，清淨本然，周徧法界。所以十信位中，父母所生肉眼，徹見大千世界。能見所見，皆
無限量矣。

〔六通〕天眼通

能見六道衆生死此生彼苦樂之相，
及見一切世間種種形色，無有障礙。

天耳通

能聞六道衆生苦樂憂喜
語言，及世間種種音聲。

他心通

能

六道衆生心

宿命通

能知自身一世二世三世乃至百千萬世宿命及
所作之事，亦知六道衆生各各宿命及所作之事。

神境通

身能飛行，山海無礙；
於此界沒，從彼界出；

於彼界沒，從此界出。大能作小，

小能作大；隨意變現，神通自在。

漏盡通

漏即三界見思惑也。阿羅漢斷見思惑，盡不受三界生死，是名漏盡。

聖與凡各不同

外道鬼神、

天仙，凡通也；聲聞、緣覺、菩薩、如來，聖通也。凡位除漏盡，只有五通，各各大小不同；聖位具六通，唯菩薩不證漏盡，隨位淺深，神通各別。

〔四諦〕曰苦集

苦即生死苦果；集即惑業苦因；此二者世間法也。

曰滅道

滅即涅槃樂果；道即道品樂因；此二者出世間法也。

四諦法

四法通名諦者，審實不虛，

聲聞

須尋討

誠令衆生厭苦斷集，慕滅修道，離苦得樂也。

〔十二因緣〕自無明至老死

法也。舉初、後

以該中間耳。

十二因爲緣起

一曰無明，亦名煩惱；二曰行，謂造作諸業；此二支乃過去所作之因也。三曰識，謂起妄念，初託母胎也；四曰名色，從託胎後，生諸根形也；五曰

六入，於胎中而成六根也；六曰觸，出胎後，六根對六塵也；七曰受，謂領納世間好惡等事；此五支乃現在所受之果也。八曰愛，謂貪染五欲等事也；九曰取，謂於諸境生取著心也；十曰有，謂作有漏之因，能招未來之

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此十二因緣，亦名十二有支，緣覺

果此三支乃現在所作之因也。十一曰生。謂受未來五蘊之身也。十二曰老死。謂未來之身既老而死。此二支乃來世當受之果也。此十二因緣。該三世因果。展轉因依。互為緣起。無有休息。

順流轉

衆生順之。爲流轉門。

逆還滅

緣覺逆之。爲還滅門。

當處空無分別

菩薩見其本性空寂。無流轉還滅之可得。故心經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別。菩薩見其本性空寂。無流轉還滅之可得。故心經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六度〕布施度

梵語檀那波羅密。此云布施到彼岸。言布施度者。省文也。有三種施：一財施。二無畏施。三法施。行施者。治慳貪也。

持戒度

梵語尸羅波羅密。此云持戒到彼岸。

戒有三聚：一攝律儀戒。二攝善法戒。三饒益衆生戒。持戒者。治雜染也。

忍辱度

梵語羼提波羅密。此云忍辱到彼岸。忍有三種：一耐他怨害。忍。二安受衆苦。忍。三法思勝解。忍。行忍辱者。治嗔恚也。

精進度

梵語毘梨耶波羅密。此云精進到彼岸。精進有三種：一擻甲精進。二攝善法精進。三饒益有情精進。行精進者。治懈怠也。

禪定度

梵語禪那波羅密。此云靜慮到彼岸。禪有三種：一

一世間禪。二出世間禪。三出世上禪。修禪定者。治散亂也。

智慧度

梵語般若波羅密。此云智慧到彼岸。般若有三種：一文。字般若。二觀照般若。三實相般若。修般若者。治愚癡也。

自他

苦從此度。

既能自度，又能度他，離苦得樂，莫不由此道也。又有說十度者，從第六度開出四度：七曰方便度，八曰願度，九曰力度，十曰智度。或疑智度與般若度有何分別？答曰：第六根本智，第十差別智；開之則為十，約之仍為六，要以第六為宗本法也。

〔四無量心〕慈與悲。

慈名愛念，即與樂之心。悲名感傷，即拔苦之心。

喜與捨。

見人離苦得樂，其心悅豫，名之為喜。於所緣衆生無憎愛心，名之為捨。

四無

量。所緣衆生既無量，能緣之心亦無量。

稱聖者。

此即菩薩利益衆生之廣大心也。

〔涅槃四德〕曰常樂。

窮三際而無改，曰常。在衆苦而不干，曰樂。

曰我淨。

處聖凡而莫拘，曰我。歷九相而非染，曰淨。

此四德，涅槃證。

如來。

所證，故名涅槃四德。

〔十界〕有情界，說六凡。

三惡道，三善道，輪回不息，說名有情世間。

三途苦，須先論。

論平聲。三途即三惡道。先論者，令人聞而生畏，速求出離也。

曰地獄。

八大地獄皆受火燒，亦名八熱；次則八寒地獄；又有小地獄，其數衆多，皆是五逆十惡謗法衆生所生。問曰：今時既以大地為圓球，此等地獄當在何處？答曰：八寒地獄應在兩極，彼處半年為晝，半年為夜，堅冰成山。

高崖深谷，人不能至；地獄衆生在彼受苦。至日出時，橫繞地平面而轉，漸轉漸高，至二十餘度，冰山因融化而移動，有時相觸，則成合山地獄。至於八熱及無間等獄，應在地球之內，蓋地球裏面有堅固石殼，殼內大火充滿，火中有流質如烱銅如沸鐵，即是受苦衆生灌口炙身之物也。此汁隨火山溢出，變而爲鐵石，黑色光亮，統地球而論，火山不下數百處，歷歷可驗也。（按楊氏此解，未免陷於『增益』）

曰餓鬼

種類甚多，略說有三十六，廣說無量，皆是慳貪衆生所生。

曰畜生

此道種類極多，經中

說有三十四億差別，約而言之，不出飛禽走獸、鱗介、昆蟲等類，以衆生雜業感果而生其中。

苦無比

地獄極苦，餓鬼次之，畜生又次之，皆非言語所能形容也。

曰天道

欲界六天

自下向上說：四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天、色界四禪：初禪三天、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二禪三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三禪三天：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天；四禪九天：福生天、福愛天、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無色界四天：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非想處。三界共二十八天。欲界諸天放逸過度，天王示以未來世苦，聞者竦然。色界依禪定住，報盡亦受輪轉，無想是外道天，力盡決定墮落，唯無煩以上名五不還天，修聖道者之所寄托。至於無色四天，或成鈍阿羅漢，或窮空不歸，迷漏無間，轉入輪回而不自覺。

曰人道

人有八苦：生時苦、老時苦、病時苦、死時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五陰熾盛苦。若能知此八苦，早求出離，則念佛往生之心，萬牛莫挽矣。

曰

脩羅

梵語阿脩羅，此云非天。福力等天，而無天德，為多瞋慢故。又有稱五道而不列脩羅者，以脩羅攝於四趣也。楞嚴經云：「從卵而生，鬼趣所攝；從胎而出，人趣所攝；因變化有，天趣所攝；因溼氣有，畜生

趣

樂事少

諸天防退，人多憂惱；脩羅多瞋道眼觀之，何者而可樂耶？

曰聲聞

入道次第從五停心，四念處，以至四加行，而證四果初果須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

果阿羅漢，名無學位，聲聞之極果也。

曰緣覺

亦名辟支佛。觀十二因緣而證道果，居聲聞之上。出有佛世，名為緣覺；出無佛世，名為獨覺。

取滅度為獨樂

斷見惑

盡證有餘無餘涅槃，出三界分段生死，居方便有餘土。

曰菩薩

凡夫發四宏願，精勤向道，直至十信位，名凡夫菩薩。漸教行人從十住以去，直至等覺位，名菩薩。菩薩圓頓行人從十住初心

便成正覺，自此以去，位位圓修，三十二應隨機示現，名佛菩薩。

曰如來

亦名婆伽梵，極果之稱。共有十號：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撫衆

生如嬰孩

諸佛菩薩等觀衆生，猶如一子，常以大悲水饒益衆生，願一切衆生同成正覺。

此四聖

聲聞，緣覺，菩薩，如來。

并六凡

天人，阿脩羅，地獄，鬼，畜生。

為

十界一性含

十種法界，不出真如自性。

「器世間」既論身，

上文說十界正報。

須論土。

下文說依報經中言土者，即所住之世界也。

土為依。

土為所依。

身為主。

身為能依。

四大洲。

東弗于逮此云勝身。南閻浮提。

此云勝金，亦名南瞻部洲。西瞿耶尼，此云牛貨。北鬱單越，此云勝處，亦名北俱盧洲。

共鐵圍。

四大部洲在須彌山四面，大鹹水海中，外有鐵圍山圍之。

七金山。

一雙持山，二持軸山，三擔木山，四善見山，五馬耳山，六象鼻山，七持地山。

繞須彌。

彌：七重金山，七重香水海，圍繞須彌山。須彌山高八萬四千由旬；四王天居山腰，忉利天居山頂。

為大地。

一須彌山，四大部洲，大海，鐵圍，共成大地。

風力持。

大地之外，皆是虛空，無所依傍，為風力所持，而得安住。

水、火、

金，不相離。

水輪、火輪、金輪，互相依持，成此地輪。

水輪含十方界。

楞嚴經云：「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

性流動，如何載？

既云含十方界，則八方上下無不徧矣；水是流

質，豈不散入空中？

業力持得自在。

乃眾生業力所持，水能含裹十方，不至散漫無歸也。

風、金、摩、火現彩。

經云：「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為變化性。」此相摩而生之電氣，徧於寰宇，激則現出火光。

近北極處，有時見半圓光彩，照耀空中，名北方曉，最為奇觀。變化性者，以電氣最能變化物質故也。此非上蒸之火；蓋上蒸之火在地內，有時地裂而出，則為火山，聲震天地，燼灰漫空而下，熱汁奮迅而流，埋沒城市，斃人無算。古時發現者，火燄至今不息；近時又有幾處發現矣。

菴摩果，比閻浮；

經云：「阿那律見閻浮提，如觀掌中菴摩羅果。」

果體圓，圓如毬，彼上下與四週人與物如何留？

地圓如毬，則上

佛教十宗概要

下四週人物如何安住？今時環遊地球之人，向東而去，則從西歸；向西而去，則從東歸；是地形果為圓球矣。始知羅漢天眼早已見之。佛偶然一說，令後人知種種形狀，皆隨衆生。

意樂所聞，如來未嘗為指定相也。

楞嚴經秘密說善會通不可執

楞嚴經文隱含地球之意，當知佛語皆是活句，若執此非彼，則自生窒礙矣。○或問今時地球之說，與釋

典迥異，何也？答曰：世界形狀，皆是衆生同業妄見。猶如幻化，無有定實。佛出世時，隨衆生機感而為說法。印度婆羅門教先行於世，所說地形

是日月繞須彌山環照四大部洲之境界；佛若改變其說，則是以世界為實有矣。世界如果實有，當現華藏時，此濁惡世界置於何所？若同處

則相礙；若異處，則相形。蓋華藏現時，娑婆即隱；樂道衆生，仍見娑婆而不見華藏；法身大士，普見華藏而復見娑婆，互相涉入，無雜無障。可知

依正二報，如幻如化，了無實礙也。邇來地球之說，世人信以為實，遂疑佛經所說為非，而不知楞嚴經中早已隱而言之。經文深密善巧，後人

若會其意，自能行住坐臥，如處虛空，不作實礙想，並不作虛空想矣。○問須彌山如何理會？答曰：君不聞芥子納須彌，須彌納芥子之言乎？須

彌既能納於芥子之內，須彌不小芥子。不大而法身菩薩親見須彌入芥子中，會得此意，則須彌山王顯於大海，正是妙明心中所現影像。切

利四王諸天，何一而非「性色真空，性空真色」之所發現？執為

實有者，墮凡夫見，執為實無者，墮外道見，離此二見，心境脫然。

日與月繞虛空

肇論云：日月麗天而不周，雖運行不息而未嘗動也。

不墮落誰之

功？楚辭天問之意也。

有過去

過去如夢，了無朕迹。

有現在

現在如電，剎那不停。

有未來

未來如雲，歎爾而起。

三世改

妄念遷流，故有去來之相；真心絕待，本無今古之殊。華嚴經云：「一念普觀無

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詣方便成十力。」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會此意者，方不被

三世轉，而能轉三世矣。又華嚴經

中說十世，賢首十世章中廣明。

南與北，西與東，^四並四維，^正

東南，西南，東北，西北，謂之四隅。

上下通；

^{四正，四隅為八方，加上下，通為十方。}

觀十方，

人在中。

中無定所，即以自所立處為中，普觀十方，不出一心所攝。可謂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矣。

人居地，

據近時所測，地為圓球，人居地面，足對地心，頭皆向外。故經中有仰世界，覆世界，側世界之說。又測得地球每日自轉一周，每年繞日行

一大周，而成四季之寒暑也。經云：「佛坐道場，地神作證，言我此

地是金剛，餘方悉轉，此地不動。」云云，可為地球轉動之證。

地居空；

地乃空中一彈丸耳，人在其上，眇乎小哉！

數此地，至大千，

世人所居之地，為一世界；數此

大地至一千，名為小千世界；又數小千至一千，名為中千世界；又數中千至一千，名為大千世界；共有十萬萬大地，通為一佛刹，皆是釋迦佛

攝化之

凡聖居，各有緣。

六凡以罪福因緣而居此土；四聖以慈悲因緣而居此土。○或問經中所說他方世界無量無數，凡夫未得天眼，亦能略窺影像乎？答曰：近時天文家所測者，可以比量而知。其說以日為宗，有多數行星繞日而轉，地

球其一也。自體無光，仗日光以為明照。即以此繞日之多數地球，作為一小千世界。空中之恆星與日相同，每一恆星有多數地球繞之，即是

中千世界。推而至於大千世界，莫不皆然。凡地上之人目所能見者，通為娑婆大千世界，西人謂之一星林。用最大天文鏡窺之，空中有無數

星林，即是無數大千世界。又有鏡中但見白迷，不能察知星點者，西人謂之星氣。更有極大天文鏡所不能見者，尤不可思議。經中所謂十方

微塵數大千世界，可於

凡夫眼中略見端倪矣。

同居土，

具云凡聖同居土，即上文所說娑婆世界是也。

方便土，

具云方便有餘土，佛力所現，為二乘休息之處，亦名化城。

實報土，

具云實報莊嚴土，報身佛所居；三賢十聖菩薩

佛教十宗概要 (附錄二、諸法)

五七

方能見之。
寂光土，具云常寂光土，法身佛所居，菩薩隨分見於法身，漸次證入。

分四土，自台教

；各宗判教不同，分土亦異。此四土，天台教所說也。

前一麤，同居土，方便土。

後二妙，實報

土，攝受一類。淨化土，攝淨衆生。染化土，攝染衆生。

法性土，即理土也，爲法身所依，謂此身土體無差別，俱非色相所攝。

淨化土

染化土

分三土，賢首教如是說

淨化土，攝淨衆生。染化土，攝染衆生。

從本源，法性土也。生枝節，淨化、染化土也。娑婆界，染化土。極樂界，淨化土。華藏界，華藏莊嚴世界海，乃毘盧遮那佛所攝實報無障礙土也。華藏界內，有十不可說佛刹微塵數香水

海；一海中有世界種，一世界種中有二十重世界，一一重中有無量世界於中安住。中央世界種第十三重，極樂娑婆均在其內。

及餘界，例十方世界海，無極無盡也。

界非界，依真諦說。

非界界，依俗諦說，非界。

重重涉，各無礙。入不思議解脫法門，則重重涉入，圓融無盡，皆無障礙矣。

勸學

學佛者，首在信；信爲道原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信而解，若非正解，信則不真。解而行，解路既通，非行莫階。由解行，至於證

勸學

勸學

解行雙圓。

可臻實證。

識次第。

信、解、行、証，四門次第，起信論賢首宗之釋華嚴經。此古今不易之法也。後人不達，師心自用，不求正解，而起邪行，強制妄念，以為真修，縱能得定，轉世便失。

辨

邪正。

非但佛法之外易入邪途，即學佛者不閱經論，不遇明師，往往走入邪途而不自覺。慎之慎之。

宗說通。

靈光獨耀，迴脫根塵，名為宗通。深入教海，辭辯縱橫，名為說通。

理事。

融。

凡夫執事而昧理，二乘見理而忘事。若知全理成事，全事即理，則得入於圓融法界。

破我執第一功。

障道之深，無過我執。金剛經中四相，以我為首；我相若破，四相全消。起信

論顯示正義之後，即說對治邪執，邪執謂何？即人我執、法我執也；二執若除，二空頓顯，是為入道之要門。

四句離。

凡舉一對，便成四句。且就有無言之：若云有，是增益謗；若云無，是損減謗；若云亦有亦無，

是相違謗；若云非有非無，是戲論謗。既俱有過，故須遠離。他如一、異、斷、常等，例此應知。

百非遣。

上文四句中，每句演有、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四句，便成十六句；十六句中有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共成

四十八句；每句分已起、未起，便成九十六句；帶根本四句，即成百句，皆無實義，故云非也。由破我執之功，則四句百非纖毫不起矣。

妄念消，真性顯。

真性為妄念所障，隱而不現；妄念若

消，真性自然顯露，此為修行之極則也。○上來十六句，皆就凡位解釋。若通凡聖，須分二門。先就次第門，依

起信論說：信即十信位；解即十解位，亦名十住位；行即十行位，并十回向位；證即十地位；歷位進修，須經三

阿僧祇劫，方證佛果。次就圓頓門，依起信論說：若離於念，名為得入。古德云：「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經云：「不歷階位，而自崇最，名之為道。」若欲知二門同異之旨，須閱大宗地玄文本論。

〔餘錄〕〔懺法古德兩章，原擬刪去，為存楊氏原書全文故，次為「餘錄」，作宗教史料看可也。〕

懺法

上十宗已說完，

結上起下（按原書本章次十宗後，故云）

懺悔法，更須探。

普賢行願品懺除業障文云：「過去世中所作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末云：「我此懺悔，無有窮盡。」

者慎勿以此生未造惡業而不修懺悔法也。

慈悲懺

東土懺法，此為最古，後人呼為梁皇懺。

何人集？

徵問也。

誌公等高僧十

寶誌禪師與高僧十人共集此懺。

梁武帝心

至誠，度故妻脫蟒形。

蕭梁武帝之原配鄒夫人，嫉妒為因，死墮蟒類，現形宮中，訴之於帝，求脫苦果。帝請高僧撰集懺法，建壇行道。後見鄒氏冠服來謝，云：「仗懺力已生天矣。」

唐悟達

名知玄，姓陳，眉州人。唐懿

宗封爲悟

有夙業

師在漢時爲哀盜，說景帝殺晁錯以謝七王。晁錯
隨國師。死後，世世欲報此讎，以盜十世爲高僧，不得其便。

人面瘡生於膝

至唐時，師膺帝王寵遇，榮幸念起，怨家
得便，遂附其膝而爲人面瘡，痛不可忍。

遇神僧爲洗窻

師憶甯時調護癩僧，供給備至，僧臨別，囑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茶籠山相
尋。」至是往訪之，僧出而相迎，告以所苦。僧曰：「巖下有泉，明且濯之即愈。」

三味水，澆卽痊

黎明引至
泉所，瘡作

人言，具述夙因；且曰：「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味之水，從此
不與汝爲冤矣。」掬水一澆，其瘡即愈。回顧僧寺，已失所在。

作水懺，後世傳

因作慈悲三味水懺
法三卷，傳之後世。

如法行，利無邊

世人但能至誠懺悔，解冤釋結，捷如影響。此懺及前文所述梁皇懺，並依佛經所集各種懺法，皆是利生之寶筏也。

敘述古德

古之人，行履篤

處世
純厚。

言不誑

出言
誠實。

心不曲

居心
正直。

守清素，如慧開

梁時吳郡人，以講經
名世，住揚都彭城寺。

竭盡施，不積財

豫章太守謝謏請師講經，厚加贈遺；晉安太寺劉

深知師屢空，施錢一萬，師散給貧窮，頃刻都盡。

自潔者，如道林

同州人居太白山，屢詔不出。
臨終，天樂鳴空，異香盈室。

入深山，遠女人

師歷
踪幽。

佛教十宗概要（餘錄：懺法，古德）

巖路絕攀躋，終身不見女，以成其清潔之志也。

尊師者，如道安，服苦役，心自甘。

魏常山人十二歲出家，性敏形陋，師輕視之，使服苦役，曾無怨容。讀經萬言，一日而畢，背誦無差。後遇神僧佛圖澄，深入

堂奧，佛法

由此大行。

孝親者，如道丕，為養母，自忍飢。

後周道丕，唐宗室也。七歲出家。年十九，長安亂，作負母入華山。值歲大饑，不自辟穀，乞食供母。

父捐軀，為報國。

不苦求，骨躍出。

其父從征，歿於戰地，遵母命往收遺骸。至則白骨遍野，無從辨識。不端誠祝之，注想不移，有骷髏從骨聚中躍出，奉之歸葬。其精誠所感如此。

高尚者，如道恆，避榮命。

入山深。

道恆，藍田人。年二十出家。秦主姚興欲奪其志，畀之高位，雖令羅什道碧二大德勸諭，亦不肯從，避入深山以終老焉。

感應者，如道生，石點頭，聽講經。

姓魏，鉅鹿人，為羅什門下

四聖之一。時涅槃經來文未全，師獨唱一闌提人亦有佛性，衆僧以其違經而擯之。師至吳郡虎丘山，聚石為徒，為之講經；至闌提有佛性處，師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羣石皆點頭。後居廬山，於講經時踞師子座而逝。

求通經，如靈辨，骨肉穿，妙義顯。

後魏沙門靈辨，博通三藏，惟於華嚴不能明徹，乃入清涼山求文殊開示，戴經行道，肉盡

骨穿，忽聞空中有聲，教以研究經文，遂豁

冲舉者，尼淨檢，凌霄去，身冉冉。

晉淨檢，本姓仲，彭城人。聞法信樂，先受十戒。同志二十四人共立竹林寺。後受具戒。晉土

然大悟，造論一百卷，演義釋文，窮微洞奧。

有比丘尼自檢始檢善徒養衆，清雅有則，說法教化，如風靡草。至年七十，忽聞殊香芬馥，並見赤氣。有一女人手把五色花自空而下，檢見欣然，與衆話別，騰空而上。所行之路，有似虹蜺，直屬於天。

神解者，李通玄，華嚴論

千古傳。

李長者通玄，唐宗室子也。學無常師，述不可測。嘗遊五臺，逢異僧，授以華嚴大旨。長者將著論釋經，遇一虎，導至神福山下，就土窟居焉。長者夕吐白光以代燈炬；有二女子執侍供饌，著論畢，女子遂去不復見。年九十六，端坐示寂。白光從頂而出，上徹於天。

後人稱爲

方山長者。

機捷者，靈照女，老龐公徒延佇。

唐靈照，襄陽人，龐蘊居士之女也。隨父母市鬻竹器以自活。其父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靈照違報曰：「日已午矣，而有蝕也。」其

父避席臨窗，靈照即據梯跣坐而逝。其父笑曰：「吾女機捷矣！」乃拾薪爇之，展期七日而化。

舉十德，

歷舉古德十人：七比丘，一比丘尼，一居士，一女人，四衆備矣。

勵初學，

以古德高風，策勵後進。

依此修成

正覺。若能效法先德，一意勤修，雖根有利，鈍證有遲速，畢竟能成無上菩提。

餘韻

三字偈

釋典中偈頌，有四字、五字、七字成句者，三字、六字偈。一見之，今以三字成句，四句爲偈，凡一百八十三偈。

隨分說

就初學所應知者約略言之。

如風過萬籟歇

上來衆多句義，如風起時，萬籟齊發；至此將完，如風

佛教十宗概要

(餘錄：古德，餘韻)

佛教十宗概要

過時萬籟都息。此。

語出莊子齊物論。

非有言。

觀。真空。

非無言。

觀。妙有。

會此意。

是真詮。

道第一義諦。空有圓融入中。

佛教十宗概要勘誤補遺表

(表中所標「行」數，須注意，凡本文大字下有雙行小注者，概依小注之行數爲準。)

頁	行	誤	或	遺	勘	誤	或	補	遺
1	2	注中所增小注，	【下加】		起訖以括弧爲別者，其				
	(又)	自注	【改爲】		及釋敏修注				
1	3	並偶附…爲別。	【改爲】		其時曾偶附一二按語，民八以後，又隨時依所聞見，簽增按語，今概仍之，惟上加「按」字爲別。(凡此摘注及按語，皆在括弧內。尙有不加括弧之小注，則係原注，本擬刪去，姑存其全，僅別以小字，使不與括弧內之摘注及按語相混也。)				
1	倒5	(漢景武間)	【改爲】		(按：當四世紀末，東晉時)				
1	倒4	迦旃筵			迦旃筵				
1	倒3	二空立「空」			二空立「空」				
1	倒2	於印度。	【下加】		按：「二空」者，人空，法空也；蓋就苦、集、滅、道、四諦而發揮之，故爲小乘。				
	(又)	(弘始十三年事)			【刪去】				

佛教十宗概要 勘誤補遺表

佛教十宗概要 勘誤補遺表

2 1 附屬宗云 【下加】

又按：三論皆羅什所譯，詳後『三論宗』。蓋宣揚大乘「空宗」之龍樹教系者，亦始於羅什也。

2 4 學。 【下加】

按：造論時約當佛滅後一千年，五世紀，晉宋間。具名阿毘達摩俱舍論：阿毘對也；達磨，法也；俱舍，藏也。

(又) 2 5 源出毗婆沙論) 【改爲】

按：就苦、集、滅、道、四諦，詳說有漏無漏法，以至於無我。

(又) 2 5 譯成之。 【下加】

天嘉 按：譯經事業，至此已爲第三期。第一期當漢末至晉初，見後『大法東來』；第二期乃東晉末長安之羅什及廬山之慧遠，見後『三論宗』及『淨土宗』。前二期多係重譯西域文；至此期則多直從梵文原本譯出。在真諦

前者，劉宋有中天竺之求那跋陀羅，於文帝元嘉十二年，四三五，從海道至廣州，帝迎入京，集徒七百人譯經，見高僧傳卷三；梁時則有北天竺之菩提流支，於北魏宣武永平元年，五〇八，從葱嶺入洛陽，魏帝使七百梵僧與同譯經於大寧寺，廿餘年間，譯成經論三十九部。至陳真諦，貢獻尤大。真諦實於梁武中大同元年，五四六，來華，沒於陳宣帝時，廿餘年間，因

7	7	6	2	4	3	3	2	2	(又)
倒3	6	4	5	4	倒1	倒4	倒3	8	俱舍論
大醫禪師。	住來	可在。 「	造……之祖。	歸依。	真子矣。	六百年時	三、禪宗	附屬宗云。	【改爲】
【下加】	【改爲】	【下加】		【下加】	【下加】	【下加】	【下加】	【下加】	【改爲】

佛教十宗概要 勘誤補遺表

亂流徙，尙譯出經論等至六十四部之多。此南北朝三大譯師，爲譯經之第三期，第四期則唐初玄奘矣，見後『法相宗』

俱舍釋論

按：如法相宗之攝大乘論、唯識論等，皆真諦所譯，故首傳大乘「有宗」之世親教系入中國者，實真諦也。

（一名心宗）

（一世紀，漢末，東漢初。）

（按：此論今多疑爲東土僞託。）

按：約當二世紀，東漢時。

【全移後，在倒四行「研究也」下。上加括弧及「又」字，其中「中論」二字刪去。】

往來

按：四祖下分出一牛頭宗，即慧融，見四祖時，祖已付法於忍，令自建立，於

佛教十宗概要 勘誤補遺表

牛頭山當第一祖。見唐宗密圓覺大疏，列為禪宗第五家。

倒2

弘忍

【下加】

(姓周氏)

8

4

代宗諡為

【上加】

(沒於唐高宗上元二年，六七五。見宋高僧傳卷八。

8

6

新州人。

【下加】

(今新興縣。祖于太宗貞觀十二年，六三八，生于蘄州。

8

倒5

神秀

【下加】

(姓李氏，尉氏人。後北宗以為六祖。沒于中宗神龍二年，七〇六。

9

5

由此大行。

【下加】

(說法韶州，沒于睿宗先天二年，即玄宗開元元年，七一三。見宋高僧傳

卷八)

9

6

有壇經

【改為】

有弟子法海集記之六祖壇經

9

倒5

亦關重要。

【下加】

又按：神會姓高，襄陽人。沒于肅宗上元元年，七六〇，年九十三，稱七祖。宋高僧傳卷八有傳。惟舊說生于開元八年，七二〇，沒于德宗貞元十年，七

九四，誤。

9

倒6

杜氏子。

【下加】

(生于高宗儀鳳二年，六七七。

9

倒2

般若寺。

【下加】

(沒于玄宗天寶二載，七四四，年六十八。見宋高僧傳卷九，景德傳燈錄

卷五)

18	18	17	17	17	11	10	9
2	1	倒 1	倒 5	2	倒 4	3	倒 1
南嶽勝境	梁時人。	前前。	中道義。」	僧徒。	四料揀。	分化十方	靜居寺。
【下加】	【下加】	【下加】	【下加】	【下加】	【下加】	【下加】	【下加】

（按：宗密於圓覺大疏中分禪宗爲七家：一爲秀大師；至三，皆五祖下分出；四爲懷讓，六祖下分，傳道一五即牛頭宗，四祖下分，六又五祖下分，七則南宗七祖荷澤神會之傳也。）

（沒于德宗貞元四年，七八八見宋高僧傳卷十，傳燈錄卷六。）

（按：此宗至宋時復分黃龍慧南及楊歧方會兩派，黃龍當時法席最盛。宋以後，禪門惟此宗盛行，今則南北叢林大都其法嗣也。）

按：寶華山在江蘇，設有戒壇，今僧徒傳戒，皆遵其法。）

（按：見卷六觀四諦品。）

（按：空觀者，觀諸妄念皆從因緣和合而生，了無實在也；假觀者，觀諸因緣所生皆係假名，所以念念生起也；中觀者，離空與假，悟得非空非假也。）

（生於梁武帝天監十四年，即魏延昌四年，五一五年十五出家。）

（五十歲時，率弟子四十餘人往南嶽，居之十年。沒于陳宣帝太建九年，五七七，年六十四。）

佛教十宗概要 勘誤補遺表

21	19	19	18	18	18	18
3	倒3	倒3	7	4	3	2
(又) 名法藏， 康居國人，	湛然最顯。	妙樂，	荆溪尊者	陳氏。	圭臬。	止觀，
【下加】	【下加】		【上加】	【下加】	【下加】	【改爲】

止觀法門，

(按：此書時代可疑，殆唐初法相華嚴兩宗盛時，天台宗徒所作而託于思者。)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五三一。)

(沒于隋文帝開皇十七年，五九七年六十七。)

【此二字刪去。】

按：荆溪尊者湛然，亦稱妙樂大師，姓戚氏，常州人，爲天台第九祖。所著金剛錘，主草木瓦石，亦有佛性，爲「無情有性」說。沒于德宗建中三年，七八二年七十二。見宋高僧傳卷六。又按：宋以後此宗興衰不常；現代諦閑法師，實爲此宗後起之秀，熙於民六，聽其敷演圓覺，始得悟入。沒於民國廿一年，一九三二。

(本姓康，貞觀十七年，六四三，生于長安。)

(其祖父歸化中國。)

(按：少時曾參加玄奘譯經事業，後以見識不同而出譯場。)

(又) (按：……不合) 【改爲】

23	23	21	21	21
倒5	5	8	7	4
矣。	西充人也。	稱爲新經。	會稽人也。	講華嚴經。
【下加】	【下加】	【下加】	【下加】	【下加】

〔按：賢首爲則天講新華嚴經，指鎮殿金獅子爲喻，因撰金獅子章，列十門總別之相，后遂開悟。見宋高僧傳卷五。是爲華嚴第三祖。〕

〔姓夏侯氏。沒于憲宗元和時，爲華嚴第四祖。見宋高僧傳卷五。〕

〔按：是名八十華嚴，晉譯六十卷，則稱六十華嚴。難陀于闐人，武后遣使請其並攜新梵本至，於中宗嗣聖元年，六八四，開譯於大徧空寺，歷十六年而告成。見宋高僧傳卷三。〕

〔姓何氏，生于德宗建中元年，七八〇。家本豪盛，少通儒書。〕

〔沒于武宗會昌元年，八四一年，六十二。見宋高僧傳卷六。按：圭峯著述二百餘卷；曾集諸宗禪言爲「禪藏」，總而序之。於所作禪門師資承襲圖中，述荷澤之教：「空寂之心，靈知不昧。……知之一字，衆妙之源。……念起即覺，覺之即無。」後如陽明、實、同、斯、旨。又著原人論，較論儒、道及佛家各派對於人生來源之見解，而會通其本末焉。蓋真宋學之先河也。迨唐以後，此宗漸衰。清初柏亭成法始搜集遺典，復興此宗。清末則有月霞傳其學於應慈。〕

佛敎十宗概要 勘誤補遺表

24	24	24	24
倒3	倒6	6	2
(又)	(又)	(又)	
護法尊	十一世紀	「邏輯」	無著菩薩
十九年到。	唯識三十頌		
【改爲】	【下加】	【下加】	【改爲】

(按師姓陳氏，洛州緱氏人，生於隋開皇十六年，五九六年十三出家。私遁出關爲貞觀三年，即六二九年事，時年二十五也。)

(五世紀初，晉宋間，憍陀羅國人。)

又按：玄奘在印，以梵文著會宗論三千頌，和會空有二宗；又作破惡見論一千六百頌，破小乘義，惜皆亡佚。今所存者，八識規矩頌耳。

——本二十頌，在唯識二十論中——

——即六世紀，梁隋間，——

護法等

經歷一百十國，獲得梵典六百五十七部。十九年，即六四五年，歸到長安，太宗令在弘福寺譯經，乃改訂體例，通華梵之扞格，共譯出經論七十六部，一千三百四十七卷。是爲譯經之第四期。始專由華僧主持，世稱「新譯」。迄玄宗時，曾盛譯密敎經典；宋太祖亦曾遣僧三百人赴印求梵本而譯之；是後則國家不復提倡譯事矣。師沒于高宗麟德元年，六六四年，六十九。

25	26	26	26
倒3	2	5	7
果上移。】	真如矣。	太元七年，	宗。
【下加】	【下加】	【下加】	【下加】
(又)	姚興時	(四論皆其所譯。【改爲】)	

按：前六識爲了別境識。第七爲思量識。第八爲異熟識，一名藏識，具有能藏、所藏、執藏義；又名種子識，其中共相種子變爲山河大地。）

按：現今僧徒，因此宗文奧而義繁，習之者少；居士輩則多好之，以其系統近科學也。

（孝武帝年號，三八二。）

（後秦弘始三年，即東晉安帝隆安五年，四〇一。）

（按：興於宮苑設大譯場，遣譯僧八百餘人，詔受什旨。什多諳誦，又善漢言，音譯流便。四論之外，如大品般若及法華經等皆其所譯，凡三百餘卷。是爲「大法東來」後譯經之第二期；約當晉宋之際，五世紀初，其時北方佛教中心即長安之羅什，南方則廬山之慧遠也。什沒于弘始十一年，即安帝義熙五年，四〇九。）

（按：苻秦時，四世紀末，已有罽賓僧伽跋澄、僧伽提婆來關中，譯出小乘經甚多；其時，道安亦從襄陽至長安，提倡譯事，亦弘「性空」之義。見高僧傳卷五。安沒於太元十年，三八五年，七十二。此在什前，實北方佛教之

26 倒5 惜已亡失。 【下加】

(又) 至今傳誦。 【下加】

26 倒4 提婆菩薩造。 【下加】

27 1 安息人。 【下加】

27 2 嘉祥大師。 【下加】

先河也。

(按：竺道生，姓魏氏，鉅鹿人，寓居彭城。依竺法汰出家，後遊長安，從什有神悟。創「善不受報」「頓悟成佛」等說。沒於劉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四三四。見高僧傳卷七。廣弘明集卷十八所載謝靈運辯宗論中，實多述其論議也。)

(按：肇，京兆人，初好老莊，因讀舊維摩經遂出家。後從什，著波若無知論，什善之。廬山遠公見之，亦歎為未曾有。又著寶藏、不真空、不遷等論。東晉安帝義熙十年，四一四，即後秦亡之前三年，沒于長安，年三十一。見高僧傳卷六。)

(龍樹弟子，約當三世紀，魏晉間。)

(避仇移家交廣。)

(按：嘉祥每以三種方式說真、世二諦，以明中道。時稱為南地新三論，以別於北地古三論。沒于唐高祖武德六年，六二三，年七十五。見續高僧傳卷十一。)

27	27	28	29	29	30
7	倒1	7	7	倒4	3
【改爲】	【下加】	【下加】	【下加】	【改爲】	【改爲】
自然合併矣。	而異名。	三密相應，	阿闍黎	即造「假名」者，	（孝武……事）。
出家，	遠乎！				

而嘉祥之疏旋復遺佚，故三論衰亡，併於天台及禪宗矣。

又按：如孔雀王經即此宗經典，於四世紀初，即晉懷帝時，便已譯出。至八

世紀善無畏來，始設壇傳道耳。

——按：手結印爲身密，口念呪爲口密，心觀想爲意密。——

（譯言軌範師。）

即造「假名」號弘法大師者，

按：喇嘛者，高僧之謂，乃藏語，譯言無上。東晉時，佛教已傳入其地。至唐玄

宗開元十六年，七二八，印度上師蓮花生始至西藏，立喇嘛教。又按：現今

國中居士亦多研求密教者，稱日本所傳爲「東密」，班禪等派爲「藏

密」。

出家於太行恒山，

按：遠生於東晉成帝咸和九年，三三四；沒于安帝義熙十二年，四一六年，

八十三。見高僧傳卷六。

（具名白蓮社，事在孝武太元十五年，三〇九。）

佛教十宗概要 勘誤補遺表

30
6

在一時。

【下加】

36
7

採自舊籍

【改爲】

44
1

摩騰

【下加】

44
3

平十年

【下加】

44
4

白馬寺。

【下加】

44
7

選爲首篇。

【下加】

按：是時南遠北什，皆博通經典，互相推重，時通函問，遠亦盡力譯事，如十大賢中之佛馱跋陀羅，乃罽賓沙門，遠從長安迎來，譯出達摩多羅禪經，開禪宗；又譯華嚴經，開大乘有宗。又僧伽提婆亦南來，譯經甚多。又遣弟子法淨法領往西域求經。故譯經第二期，亦有南北兩中心也。

採自舊籍。

（即迦葉摩騰。）

公元六七，

（事略見高僧傳卷一。）

又按：若據魏書釋老志，則西漢武帝時，公元前二世紀之末，霍去病征匈奴，已獲得長丈餘之「金人」，殆即佛像，所謂「丈六金身」者耶？又載張騫使西域還，云「身毒有浮圖之教」，浮圖即佛陀異譯，則佛號於武帝時即東來矣。至譯經事，則四十二章經譯自明帝時之騰蘭亦尙可疑；惟漢末之安支，則誠大法東傳之健者。安世高爲安息人，桓帝建和二年，一四八，來中國，譯成小乘經計九十餘部；支婁迦讖爲月支人，靈帝時，約

一七八至一八九，到洛陽，譯出大乘經計二十餘部。自此至西晉三世紀末，凡二百六七十年間，西僧來布教譯經者約有六十餘人。最後月支僧敦煌菩薩竺法護，通三十六種語言，晉武帝時來，四十餘年間，譯成大乘經等多至二百部。大法東來，於斯爲盛。但皆自由翻譯，譯名無定，體例不一，故尙是譯經之初期。

【附白】佛教十宗概要於民廿三付印時，係據民八原校注本，其中尙有民八以後陸續簽增之按語，均未排入。右表特爲補遺，即將原本諸簽中較重要者選出，補在某頁某行某字下。將來重版，當補入正文中（或更有所修訂）現在先請閱者按表補遺，諒之！民國廿四年九月校後記。

佛教十宗概要 勘誤補遺表

中國禪學的發展

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胡適之先生在北平師大文學院講演，何貽焜吳奔星筆記。

導言

黎先生，各位同學！今天兄弟是來還債。以前李校長和黎先生同我說了多次，叫我來講演，我因為事忙，時間不容許，雖然答應了，終沒有辦到，所以欠下這債來。到了這學期，定要我來講四次，除了一次是原本，其餘三次，好像是加了三倍利息似的。所以這一回，我可以說是受到黎先生的重利盤剝了！

中國禪學的發展這個題目，中國從來沒有人很清楚地研究過。日本有許多關於禪學的書，最重要的，要推忽滑谷快天所著的中國禪學史，因為就材料而言，在東方堪稱為最完備最詳細的。這書前幾年才出版。

凡是在中國或日本研究禪學的，無論是信仰禪宗，或是信仰整個的佛教，對於禪學，大都用一種新的宗教的態度去研究，只是相信，毫不懷疑，這是第一個缺點。其次則缺乏歷史的眼光，以為研究禪學，不必注意牠的歷史，這是第二個缺點。第三就是材料問題：禪宗本是佛教一小宗，後來附庸蔚為大國，竟替代了中國整個的佛教，不過中國現在所有關於禪宗的材料，大都是宋代以後的；其實禪宗最發達的時候，却當西

元七世紀之末到十一世紀——約從唐武則天到北宋將亡的時候，這四百年中間，材料最重要，可是也最難找；正統派的人，竟往往拿他們自己的眼光來擅改禪宗的歷史。我十幾年前研究禪宗，只能得到宋以後的材料，唐代和唐以前的很難得到。我想：要得到唐以前的材料，只有兩種方法：（一）從日本廟寺中去找，因為日本還保存着一部份唐代禪學。（二）從敦煌石室寫本中去找，因為三十年前所發現的敦煌石室裏，有自晉到北宋佛教最盛時代的佛經古寫本。現在這些古寫本，世界上有三個地方保存着：一部分在北平圖書館，一部分在巴黎圖書館，一部分在倫敦博物館。在北平圖書館的，都是不重要的東西，是人家不要的東西；重要的東西還是在倫敦和巴黎兩處。從前的人，對於材料的搜集，都不注意，這是第三個缺點。

我研究禪宗，不能說完全沒有上述的缺點；不過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我到巴黎，即存心搜集材料，我在那裏發現了一些新的東西，從晉到北宋這一部分材料都曾經找到，非日本和中國的圖書館所能及。回國後七八年，我所找到的材料，只有一部分整理出版。當時日本研究禪學的，對於搜集材料，也很注意，也走上了這條道路；近幾年來，日本也發現許多材料。所以現在研究禪學，比較便利多了。

這個禪宗問題，我曾在北大及燕大講過，不過都不是有系統的講演。將中國禪學的發展，作整個的系統的講演，這還是第一次。

從前許多大師，對於禪宗的材料，都愛作假。所以經我揭穿之後，有許多人不高興。不過我不是宗教家，

我只能拿歷史的眼光，用研究學術的態度，來講老實話。

中國禪學的發展，是個總題目，我打算就分作四次來講：（一）印度禪；（二）中國禪宗的起來；（三）中國禪學的發展和演變；（四）中國禪學的方法。

第一講 印度禪

我何以要講印度禪呢？禪學來自印度，雖然中國禪與印度禪不同，不過要懂得中國禪，須懂得印度禪。所以先講印度禪，做一個引論。

關於研究印度禪的書籍，有以前香港大學校長 Sir Charles Eliot 所著的 *Hinduism and Buddhism* (Vol. I. P. 302—324)，但是不幸書還沒有完成，他就死了。我幾年前也有一篇文章，篇名從譯本裏研究佛教的禪法，收在胡適文存三集中 (P. 423—448)。

在禪宗未起以前，印度便有「瑜伽」梵文爲 *Yoga*。此字是印度文與日耳曼文的混合語，在英文中爲牛軛，引伸起來，是管束的意思。即如何才能管束我們的心，訓練我們的心，使心完全向某一方面走，而能于身體上、精神上、和知識上發生好的結果。

在印度未有佛教以前，即二千五百年前，已有許多人做這種「瑜伽」。釋迦牟尼想到名山去學道的時

候，遣人出外尋道者二人，即爲瑜伽師。古代「瑜伽」的方法，在印度很流行；佛家苦修，即用「瑜伽」的方法。後來佛教走上新的道路——「智」的道路，於是「瑜伽」遂變成了佛教的一部分。但無論任何修行的人，都免不了要用「瑜伽」的方法。後來佛家給以名字，便是「禪」。

「禪」字起源很早，在小乘大乘經中以及各種小說裏，都有「禪」字。我記得幼年看水滸，看見花和尚魯智深打了一根八十二斤的禪杖，把「禪」字讀作「單」，後來才知道是讀錯了，其實並沒有錯，因爲「禪」字的原文拼音是 *Dhyana*，音近「單」。(按中國「禪」組字古音多讀入「定」組。)

佛教有三大法門：(一)戒，(二)定，(三)慧。戒是守戒，最高限度爲十戒（按：根本五戒，沙彌加五爲十戒）。後又有和尚戒（比丘僧具足二百五十戒），尼姑戒（三百五十戒），居士戒（即菩薩戒，重十，輕四十八）。從戒生律，於是成爲律宗。次爲「定」，就是禪，也就是古代「瑜伽」傳下來的的方法，使我們心能定住，不向外跑。第三部分爲「慧」，所謂「慧」，就是了解，用知識上的了解，幫助我們去定。從表面上看，禪在第二，其實不然，禪實在能包括「定」「慧」兩部分。如說禪是打坐，那種禪很淺，用不着多說。因爲要用「慧」來幫助「定」，「定」來幫助「慧」，所以有人合稱「慧定」。在中國禪宗，「慧」包括「定」，「慧」的成分多，並且還包括「戒」；在印度，則「定」包括「慧」「定」的成分多。

現在講印度禪，先講方法，後講目的。

關於印度禪的方法，計有五種：第一個方法最淺顯，便是「調息」。佛書中叫做「安般」法門。「安」(ana)是「入息」，「般」(pāna)是「出息」。「安般」的意思，就是用一定的方式——手和脚都有一定的方式，如盤膝打坐，使人坐着舒服，以調和呼吸。這種調息的方法，又可分爲四項：(一)「數」，就是從一到十來回的數着自己的呼吸，以避免四圍環境的擾亂，使心能够專一。(二)「隨」，便是心隨鼻息跑，所謂念與息俱，使心不亂。(三)「止」，就是看鼻息停止在什麼地方；中國道家向有所謂「視息丹田」，即此。(四)「觀」，就是客觀一點，把自己的元神提出來，看看自己到底怎樣，比方牛在吃草，牧童却站在旁邊看；又好像一個人站在門口，對於過路的人，某是張先生，某是李小姐，都能認識。總括一句，以上都是「安般」法門，其方法有「數」、「隨」、「止」、「觀」。

如果一天到晚，老是打坐，容易出亂子。譬如在打坐的時候，忽然涉想某人欠我的債，或戀愛的東西，或可惡的人與可惡的事，心更不定了。在這時候，非數息所能爲力，所以還要旁的方法來幫助，即靠「慧」——知識——來幫助。所以第二個方法叫做「不淨觀」。所謂「不淨觀」，就是用智慧想到一切都不乾淨。譬如當我們涉想某某漂亮的小姐的時候，我們就要想到他身上是如何的不潔淨，鼻子裏都是鼻涕，嘴裏都是唾沫，肚子裏都是腥血等不潔之物；並且到她死後，桃色的臉龐也瘦成白皮夾腮了，烏雲般的頭髮也乾枯了，水汪汪的眼睛也陷落了；到了屍體爛了之後，更是怎樣的腐臭，怎樣的變成骷髏。如此，我們也就不想她

了。漂亮的小姐，金錢，地位，都作如是觀，自然這些念頭都會消除淨盡。

第三個方法叫做「慈心觀」。所謂「慈心觀」便是訓練你自己，不但要愛朋友，還要愛仇敵；不但愛人，還要愛一切物。如當不安定的時候——生氣的時候，一作「慈心觀」便會不生氣了。但有時還不能制止，所以又有第四個方法。

第四個方法就是「思維觀」，就是憑我們理智的了解力來解決一切。常言道「無常一到，萬事皆休」，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任何物件，都是不能永久存在的，都不過是九十幾種原素所湊成，將來都要還為原素的。比方有人罵我是反動派，反革命，走狗，當我們聽到，自然很生氣，非要和他拚命不可。要是拿我們的思惟力來一分析：罵，到底是什麼呢？不過是由空氣傳來的一種音浪；對於音浪，自然用不着生氣。至于罵我的人呢？依着化學的分析，也不過是幾分之幾的輕氣養氣……等等的化合物；而被罵的我呢？也是和罵我的人一樣，幾種原素的化合物而已。等到死後，大家都物歸原所。如此，則所有罵，不過是一種氣體的流動，兩個機關打無線電而已，有什麼了不得？到此地步，就無人無我，四大皆空了。

以上均就智識略高的人說。至於智識太低的人，怎麼辦呢？就有一種「念佛法」，即第五個方法。所謂「念佛法」就是想到佛的三十二種莊嚴相。「念」便是「想」，後來又念出聲來，變成唸書的「唸」，從心中想而到口頭上唸。

從最低的數息，到最高的無常哲學，都是方法。一大部分屬於「慧」。用「慧」幫助「定」，用「定」幫助「慧」，便是「瑜伽」。

上述五種，都是禪學的方法。現在講印度禪的目的，即禪學的境界。此種境界，由各人自己去認識，其實都不一樣；至於印度禪的究竟，誰也沒有做到。

記得清初有一個大學者，顏習齋（元），他是保定府人，最初當蒙館先生，學做聖人。他有一篇柳下坐記，敘述他自己在柳下打坐的情形。三百年前的聖人，在保定府打坐，到底到了什麼境界呢？他說，在一個夏天，我坐在柳樹之下，看着那柳葉，直變成了美麗的綠羅；太陽光從這綠羅似的柳葉透過來，都成了一顆一顆的珍珠；他聽到蒼蠅嗡嗡的聲音，就好像聽到堯舜時代所奏的九韶之樂一樣。像他這樣，可算到了他自己的理想境界了。却是到不了印度禪的究竟境界。

印度禪的境界到底怎樣呢？計算起來，有好幾種的說法，現在略述其重要的：

第一是「四禪」，也叫做「四禪定」。即最初用種種法門幫助你消除種種煩惱慾望，到無憂無欲的境界，便是初禪。但初禪還有思想，還要用腦，再把一切覺觀都除去，自然得到一種「歡喜」(Joy)，便是第二禪。但第二禪還有歡喜，連歡喜也不要，只有一種心平氣和、舒舒服服的「樂」的境界，便是第三禪。到了連這種舒舒服服的「樂」都沒有了，即得「不動處」，只是一種「調」，即安穩調適，便到第四禪。

初禪還用思想，第二禪還要高興，第三禪還覺舒服，第四禪則只有調和，要如何便如何，駕馭我們的心，好像馬師之御良馬，隨所指揮，無不調適。

其次，四禪之外，還有四種境界，即「四念處」。此四處：

(一)「空無邊」，就是想到空處。如眼是空的，鼻是空的，一一的想，想到只有空，譬如藕，只想其孔，越想越大，全不見白的藕了。想到全世界，也作如是觀。

(二)「識無邊」，「空無邊」還有想，便是一種印象；想到末了，不但是空，連這空的印象都沒有了，便到「識無邊」處。

(三)「無所有」，一切都沒有了，便到「無所有」處。

(四)「非想非非想」，既到「無所有」處，你也沒有了，我也沒有了，連想都沒有了，連「沒有想」也沒有了，此名爲「非想非非想」處。常言說，「想入非非」，不是想，也不是非想，此理難說，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四禪是一種說法，四念處又是一種說法，並不是先經四禪，而後到四念處。

又其次便是「五神通」。所謂四禪和四念處，都是解放人的心靈，以便得到神通。神通計有五種，合稱

「五神通」：

(一)天耳通，就是順風耳。比方現在南京開的五中全會，我們在這裏就可以聽到，可不是用無線電。

(二)天眼通，就是千里眼。上觀三十三天，下觀一十八層地獄，一切都可看見。想到哪裏就看到哪裏。

(三)如意通，就是想變什麼就變什麼，好像係悟空的七十二變一樣。

(四)他心通，就是他人心中所想的，我都可以知道。

(五)宿命通，不但知道現在和未來，而且知道過去無量劫前生的事。

總起來說，印度的禪，不過如此。此是粗淺的說法。從數息到「空無邊」處，都是「入定」，都是用一種催眠方法達到「入定」。

再講兩個故事。

印度相傳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在西歷紀元三世紀（晉朝）即已有人譯成中文。這個故事的目的，在教人專心致志做一件事情。故事是這樣的：

某時代，有一個國王，想找一個宰相。後來找到一個可以當宰相的人，先說要殺他，經人解說，於是要他用一個盤子，盛上滿盤子油，從東城捧到西城，不准滴出一滴，否則殺頭。這個條件，很不容易做到。他走到路上，有他的父母妻子哭他，他沒有看見。有頂美的女人，從他身邊走過，看的人不知有多少，他沒有看見。後來忽然又來了一個瘋象，嚇得滿街的人，亂跑亂跳，可是他一心一意，在盤子上，仍然沒有看見。不久又遇到皇宮失火，一時救火搶火，鬧得紛亂不堪，並且在殿樑上的一窠馬蜂，被火燒出，到處飛着螫人，這人雖然被螫

了幾下，可是始終沒有感覺到，仍然專心致志的捧着油盤往前走。最後他竟達到了目的地，一滴油也沒有滴下來。於是國王便拜他做宰相，以為一個人做事，能够這樣專心，便是喜馬拉雅山，也可以平下來，何況其他！

在十一世紀時，中國的法演和尚，也曾經講了一個故事。其目的在教人自己找辦法。故事是這樣的：

五祖寺中有一個和尚，人問他禪是什麼，他說：『有兩個賊：一個老賊，一個小賊。老賊年紀老了，有一天他的兒子問他：「爸爸！您老了，告訴我找飯吃的法子吧！」老賊不好推却，便答應了。一到晚上，老賊就把小賊帶到一富人家，挖了一個洞，進到屋裏。用百寶囊的鑰匙，將一個大櫃子的鎖開開，打開櫃門，叫他兒子進到裏邊。等他兒子進去之後，他又把櫃子鎖了，並且大喊：「有賊！有賊！」他便走了。富人家聽說有賊，趕急起來搜查，搜查結果，東西沒丟，賊也沒有看見，仍然睡去。這時鎖在櫃子裏的小賊，不曉得他父親什麼用意，只想怎樣才能逃出去。于是就學老鼠咬衣裳的聲音，一會兒裏邊太太聽到，就叫丫環掌燈來看衣服。剛一開櫃子，這小賊一躍而出，一掌把丫環打倒，把燈吹滅，竟逃走了。富人家發覺後，又派人直追。追到河邊，這小賊情急智生，把一塊大石頭拋在河裏，自己繞着道兒回去了。到得家裏，看見他父親正在喝酒，就埋怨他父親爲什麼把他鎖在櫃子裏。他父親只問他怎樣出來的。他把經過說了之後，老賊便掀髯微笑道：「你此後不愁沒有飯吃了！」像這小賊能從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便是禪了。」

上面兩個故事，一個是印度的，一個是中國的。從這兩個故事，可以看出印度禪與中國禪的區別。因為印度禪是要專心，不受外界任何影響；中國禪是要運用智慧，從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來，打破障礙，超脫一切。印度禪重在「定」；中國禪重在「慧」。

第二講 中國禪宗的起來

往往一個故事，有兩個不同的說法。從前有一個裁縫，辛辛苦苦地省下錢來，送他兒子去念書，他自己仍舊做工。有一次，兒子寄信回家要錢，裁縫不認識字，請隔壁一個殺豬的看信。那個殺豬的屠戶也只認得幾個字，便念道：「爸爸要錢！趕快拿錢來！」裁縫聽了很生氣，以為兒子從小學念到中學，從中學念到大學，還不知道一點兒禮貌。後來有一位牧師來了，問裁縫為甚生氣。裁縫把原委告訴他，牧師說：「拿信給我看看！」牧師看了信，便說道：「你錯了！這信上明明寫着：『父親大人膝下：我知大人辛苦，老是不敢多用錢。不過近來有幾種必不可少的書籍和物件要買，我的鞋子也破了，我的襪子也穿了，希望大人能寄給我半磅錢，我很感激；假若能寄一磅的話，那更感激不盡！』裁縫聽了，很高興，並且向牧師說道：「信上真的是這樣寫的吗？如果是這樣，我立刻就寄兩磅錢去。」這便是一個故事底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是殺豬的底說法，一種是牧師底說法。

現在講中國禪宗的起來，也有兩種說法：

(一) 舊說，也可以說是殺豬的底說法。相傳靈山會上，釋迦拈花，只有迦葉微笑，於是釋迦將「正法眼藏」傳給大迦葉。從大迦葉以後，一代傳一代，傳到二十八代，便是菩提達摩。達摩在梁武帝時（西元五二〇或五二六年）到廣東。從廣東到金陵（南京），見過梁武帝。因為武帝不懂「正法眼藏」，於是達摩渡江而去，並且有「一葦渡江」的傳說。渡江後，至北魏，住河南嵩山，面壁九年。當時他有兩個弟子：一個叫慧可，達摩很賞識他，於是將法傳與他。從達摩起，為東土的第一代，慧可為第二代，再傳僧璨為第三代，道信為第四代，至第五代為弘忍。五祖弘忍在湖北黃梅縣修行，他門下有兩大弟子：一個有學問，叫做神秀；一個沒有學問，是廣東人，叫做慧能。當時一般門徒，以為傳老師衣鉢的，一定是班長神秀，對於外來的廣東佬，很瞧不起，只叫他做劈柴挑水的工作。一天，弘忍欲傳法，召集門徒，令各作一偈，誰作得好，便傳衣鉢。當時大家都毫無疑義地以為是班長，但神秀也不敢直接交卷，只題一偈于牆上，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

五祖看了，覺得也還不錯，以為一個人能够這樣修行，也可以了。當時交白卷的門徒，個個都把神秀所做的偈，念來念去。被廚房裏的慧能聽見了，也作一偈，請人題在壁上。偈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五祖看見了，說：「不行！」用鞋將偈擦去。但到半夜，五祖竟親至廚房，將法傳與慧能，令他即速逃走，躲過幾年，方可傳道。

慧能走了之後，大家知道五祖已將法傳與廣東佬慧能，都很驚訝，就去追他，不過追不到了。

慧能到了廣東，躲了許多年，才公然傳道。但那時神秀已在北方自稱六祖了。慧能只能在南方傳道，正好像係中山先生當時只能在廣東一帶宣傳國民革命一樣。

慧能後有二大弟子：一為懷讓，一為行思。懷讓後又傳馬祖（道一），行思後又傳石頭（希遷）。馬祖石頭以後，宗派更多。總之，從如來拈花，到南能北秀，南派五宗，這是舊說。

（二）新說，也可以說是牧師底說法。所謂牧師的說法，以為前二十八祖的傳說，拈花微笑的故事，都是假的。這些考證，說來很長，我只講一點兒。

二十八祖之前二十三祖，還有一點根據，因見於付法藏因緣傳。（按：此書六卷，元魏吉迦夜等譯。）這書乃是述說印度北方罽賓國一個學派的傳授，和禪宗並沒甚麼關係。而且印度人對於歷史很不重視，印度向來沒有歷史，所以印度人向來就沒有歷史的眼光，缺乏時代的觀念；後來西洋人用希臘的材料（如亞力山大東征等事），和中國的材料，才勉強湊成一部印度史。因此，付法藏傳所說的，也不見得可靠。那就該書記載而言，到了二十三代師子和尚，因為國王反對佛教，他被國王殺了，罽賓國的佛法在那時也就絕了。後來講佛法傳

授的，因為講不過去，不得不捏造幾代，以便傳到達摩；當中加了四代，至達摩便是二十八代。此二十八代，就有兩種說法，現在所傳的與從前的不同。我上次說過：保存古代禪學史料的一為唐代敦煌的材料，一為日本的材料。從這兩種材料，足以證明現在所傳的二十八代實始於北宋杭州契嵩和尚的偽造。(按：嵩始作傳法正宗定祖圖，定西天之廿八祖，謂付法藏傳可焚云。)即將原有之二十四、五、七、七代改易，將二十六代升上去，並捏造兩代。此種說法，曾經宋仁宗明令規定，(按：嘉祐七年，即一〇六二，奉旨把定祖圖收入藏經內。)從傳燈錄一直傳到現在。此可見佛家連老祖宗都可以做假。

我們現在拿敦煌本一看，還可以看出當時禪宗爭法統的激烈。大家都知道中國只有六代；至于印度，究有多少代呢？有的說八代，但釋迦與孔子同時，到梁武帝時約千餘年，八代總不够吧！于是有二十八代說，但師子殺頭了，於是二十三代說，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代說，甚且有五十一代說。優勝劣敗，折衷起來，於是採取了二十八代說。

關於二十八代說法的變遷，既有敦煌的本子及日本的材料可證，我曾在記北宋本六祖壇經那篇文章裏，(見國立山東大學文史叢刊第一期。)列了一個關於二十八代傳法世系的傳說異同對照表，可以參看。

以上所說，佛家對於老祖宗都可以做假，其他自可想面知。常言以為達摩未來以前，中國沒有禪學，也是錯誤。關於古代禪宗的歷史，有兩部可靠的書。一是梁慧皎作的高僧傳，(止於西元五一九年。)一為唐道宣

作的續高僧傳。（自序說，「始距梁之始運，終唐貞觀十有九年，」即止於六四五年。）在慧皎著書的時候，達摩還沒有來

傳中已有二十一個學禪的，可見梁代以前便有這些學禪的了。至續高僧傳中，有一百三十三個學禪的，到唐初止。這都有史可考。並且自後漢末至三國，已有許多書談到學禪的方法，可見中國從二世紀就有了禪學的萌芽。到了晉代（二世紀的晚年），敦煌有名安世高的，譯出道地經、大安般經等書，有支曜譯出小道地經；三世紀的晚年（西元二八四年），有竺法護又譯出一本大的修行道地經；到了晉末，大約是四百零四年，長安有一位大師鳩摩羅什，譯出大批佛書。這是就北方說；至於南方，當四百一十年，廬山也有一位印度和尚名佛跋跋陀羅的，翻譯了一本達摩多羅禪經，當時慧遠還請了許多印度和尚幫助他。頂好笑的，剛才我不是說過菩提達摩嗎？達摩多羅禪經是四一〇年就譯出來的，（按：達摩多羅亦古梵僧名，有四人。）菩提達摩是於五〇〇年以後才到中國；乃後來講禪宗傳授的，竟把兩個人混作一個，或竟稱爲「菩提達摩多羅」！

在梵文中，菩提達摩是 Bodhidharma，達摩多羅是 Dharmarata，明是兩字，豈可混爲一談？總之，我們要知道在達摩以前，中國便有人學禪了。說達摩未到時，中國沒有禪學，那完全是錯誤的。

上次說過，修了安般法門，可以得到五神通，即天耳通，天眼通，如意通，他心通，宿命通等。當這種調和呼吸，修鍊神通的法門盛行的時候，正是魏晉士大夫崇拜老莊，談論虛無，夢想神仙的時候。因爲佛教最高的境界是涅槃，是四大皆空，和道家的虛無相似，又有各種方法可以學到順風耳，千里眼，種種神通，也近於神

仙之術，所以佛道兩教，在當時很能發生關係。三世紀時，中國最著名的和尚道安便把禪法看作「昇仙之奧室」，他曾說過，從一數到十，從十數到一，無非期于「無爲」和「無欲」，以得到最高的「寂」而顯神通。例如他序安般經注上說：

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禪厲骸以成定；寄息故有六階之差，厲骸故有四級之別。階差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級別者，忘之又忘之，以至於無欲。

既「無爲」又「無欲」，便可到最高的「寂」。到「寂」以後，便神通廣大：

舉足而大千震，揮手而日月捫，疾吹而鐵圍飛，微噓而須彌舞。

後來慧皎也曾說到禪的最高境界，在得神通，彷彿與神仙相似。例如論「習禪」他說：

禪用爲顯，屬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結爲凝酥，過石壁而無壅，擊大衆而弗遺。

當三世紀到四世紀間，時人已有主張整理佛教的了。中國固有的宗教，向無天堂地獄之說，也沒有靈魂輪迴之說，不過鬼是有的，但鬼也可以餓死。印度方面，則上有三十三天，下有一十八層地獄。所以自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中國人好像「小巫見大巫」，驚歎佛教的偉大，五體投地的佩服。於是大批繙譯佛教經典。但經典漸漸的太多了，教義太偉大了，又覺得不能完全吞下，於是又想把佛教「簡化」(Simplify)起來。上次說過，佛教要義在「慧定」，「慧」幫助「定」，「定」幫助「慧」，互相爲用。當時人覺得印度禪太煩瑣，

像什麼數息啦，什麼四禪定啦，什麼四念處啦……因此，江西廬山有一位慧遠大師（按：道安的高足弟子）自創一宗，就是「淨土宗」，並結一社——一個俱樂部，叫做蓮社。他以為佛門的精義，惟在「禪智」二字。他嘗說：

三業之興，以禪智為宗。……禪非智無以窮其寂，智非禪無以深其照。然則禪智之要，照寂之謂。

不過從前的禪，既覺得過于繁瑣，自有簡化的必要。當時從印度傳入一種阿彌陀經，很簡單（按：只一千八百餘言，人稱為小經）。上次所說的印度禪，有五種安般法門，其中的念佛觀便是「淨土宗」的法門。阿彌陀經便是念佛觀的經典。此經外，尚有無量壽經等。經中說西方有一淨土，叫做極樂國。那裏有無量福，無量壽，無量光；有阿彌陀佛；（按：梵語 Amita，即無量之義）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花鳥都能唸經，滿地盡是琉璃。欲至其地，惟有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兩字，梵音讀作「哪嘛」（Namah 或 Namō），是敬禮的意思。只有一心念「南無阿彌陀佛」，便可到極樂世界，何等簡單！這是當時佛教簡單化的運動。

到五世紀前半期，慧遠有一個弟子，同時并是鳩摩羅什的弟子，叫做道生（沒于四三四年）。現在蘇州虎邱還有一個生公說法台，就是相傳「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地方。道生很聰明，得南北兩派之真傳，以為佛教還要簡單化。他相信莊子所說的「得魚可以忘筌，得意可以忘象」，以為只要得到真的意思，只要抓住佛教的要點，則幾千萬卷半通不通的繙譯經典，都可以丟掉。把印度佛教變成中國佛教，印度禪變成中國禪，非達摩，亦非慧能，乃是道生。他創了幾種很重要的教義，如「頓悟成佛」，「善不受報」，「佛無淨土」。

等「善不受報」是反對那賣賣式的功德說；「佛無淨土」是推翻他老師慧遠所提倡的淨土教；至于「頓悟」說，更是他極重要的主張。與頓悟相反的為漸修。佛家從數息到四禪定，從四禪定到四念處，都是漸修。只抓着一個要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頓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句話我們聽慣了，不覺得甚麼，其實在當時是一句大逆不道的話。因為如此則十二部大經典完全無用，所有一切儀式，如禮拜懺悔、念經念佛以及寺觀佛像僧侶戒律，都成廢物。佛教起了大的革命，主頓悟的，叫做頓宗，主漸修的，叫做漸宗。那時涅槃經從印度輸入，尚不完全，僅譯成了一半；生公以為涅槃經中，說過「一闍提人 (Cōlādātika, 即不信佛教的) 皆具佛性」，更為極端的頓悟說。因此，舊日僧徒便說他「背經邪說，獨見忤衆」，把他驅逐出去。他當臨走時，于四衆之中，正容起誓道：

若我所說，反于經義者，請于現身，即表厲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身之時，據獅子座。

後來大般涅槃經傳入中國，全部譯出，果然與生公之說相合。于是生公仍返江南。後來講經于廬山，踞獅子座而逝，很光榮。劉宋太祖文帝對於頓悟說，也很贊歎提倡，從此頓宗漸盛。可見禪宗之頓悟說，實始于四世紀後的生公。

現在要講到菩提達摩的故事了。

在五世紀(四七〇年左右)劉宋將亡之時，廣州來了一位印度和尚，叫做菩提達摩。因達摩由南天竺

出發，所以從海道。宋亡于四七九年，他到宋，宋尚未亡。（舊說五二〇年始到，不確。按五二〇年爲梁武帝普通元年。）他到過洛陽，曾瞻禮永寧寺，事見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因這書中嘗說「達摩到永寧寺」（五二〇年造，五二〇年毀）。自稱百五十歲。」他來中國是四七〇年左右，到永寧寺大約在五二〇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國住了五十年。當時一個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國來，道不易行，所以自稱百五十歲，大概由于印度是熱帶，人多早熟，早生鬚鬚，故自稱百五十歲，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國後，將中國話學好，四處傳道，計在中國五十年，其道大行，尤其是北方。

達摩的教義有兩條路：一是「理入」，一是「行入」。『理入』就是「深信含生同一真理；客塵障故，令捨僞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因人的本性相近，差別無多，只須面壁修行，所以「理入」又叫做「壁觀」。所謂「壁觀」，并非專門打坐，乃面壁之後，悟出一種道理來。至于「行入」，就是從實行入的，內中又分四項：

第一，報怨行——就是「修行苦至，是我宿作，甘心受之。」意思是說，一切苦痛，都是過去積聚的，必須要「忍」，才算苦修。

第二，隨緣行——就是「苦樂隨緣，得失隨緣。」

第三，無所求行——就是一切不求，只有苦修。因爲「有求皆苦，無求乃樂。」

第四，稱法行——即性淨之理。

達摩一派，實爲虛無宗派，因爲他以為一切經論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一部大乘入楞伽經，讀此一經，即已具定。

達摩一派，主張苦修；凡受教的，只准帶兩針一鉢，修種種苦行，傳種種苦行的教義。

達摩一派，後來就成爲楞伽宗，也叫做南天竺一乘宗。（見續高僧傳中的法冲傳）因爲楞伽就是錫蘭島，楞

伽經所代表的便是印度的南宗。（參見唐僧淨覺的楞伽師資記，民國二十年北平校刻敦煌寫本）

達摩一派，既爲一苦修的秘密宗派，故當時很少有人知道；但爲什麼後來竟成爲一大禪宗呢？說來話長，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講 中國禪學的發展與演變

我們已經講了兩次；第一次講的是印度禪；第二次講的是中國禪宗的起來。這兩種禪法的區別，簡單說，印度禪法是漸修，中國禪法重頓悟。二者恰恰相反；前者是從靜坐、調息，以至於四禪定、五神通，最合魏晉時清談虛無而夢想走到神仙境界的心理；後者不然，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辦法，這是中國的佛學者力求簡單化的結果。

原來在三世紀到四世紀時，中國佛學者對印度禪法已表示不滿；到五世紀前半，出了道生這個革命和尚。上次講過：他是慧遠的弟子，又曾從維什受業，肯作深思，把當時輸入的佛教思想，綜合之，且加以考校。他有幾句重要的宣言：

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

這就是說，到這時候我們中國人可以跳過這個拘滯的文字，可以自己出來創造了。經論文字，不過是一些違意的符號（象）；意義既已得到，那些符號便可扔到茅坑裏去了。道生於是創造「頓悟成佛論」，說「善不受報」，「佛無淨土」，「一闍提人皆具佛性」。這是革命的教義。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淨土，坐禪入定，求得六神通，都禁不起「頓悟」二字的威風。這麼一來，當時的舊派遂起而攻擊道生的邪說，把他趕出建業，於是他只得退居蘇州虎丘山。後來大本涅槃經全部到了，果然說「一闍提人皆有佛性」，因此，生公的「頓悟成佛論」得着憑證而惹人信賴了。生公這種思想，是反抗印度禪的第一聲，後來遂開南方「頓宗」的革命宗派。

當宋齊之際，從南印度來了一個和尚菩提達摩，先到廣州，後又轉到北方，在中國約有四五十年。上次也講過：他受空宗的影響很大，所以拋棄一切經典，只用一部南印度的小經典楞伽經四卷來教人。這是一

個苦修的宗派，主張別人打我罵我，我都不怨恨，所謂「逆來順受」，認為自己前生造下了冤孽。他的禪法也很簡單，謂一切有情都有佛性，只為客塵所障，故須面壁坐禪，「認得凡聖等一」，便是得道。故他們在行為方面是「忍」；在理智方面是「悟」。這就是楞伽宗，又名南天竺一乘宗，是印度傳來的。叫化子教。他們過着極刻苦的生活，如達摩弟子慧可所傳的那禪師，「唯服一衣，一鉢，一食。」再傳的滿禪師，「一衣，一食，但蓄二針，冬則乞補，夏便通捨，覆赤而已。往無再宿，到寺則破柴造屨，常行乞食。」在貞觀十六年（西元六四二年），滿禪師於洛州南會善寺倒宿墓中，遇雪深三尺，有請宿齋者，告曰：「天下無人方受爾請。」這個苦行的宗派，不求人知，不出風頭，所以不惹人注意，知道的很少。道宣在他的續高僧傳裏對這派會這樣說過：「人非世遠，碑記罕聞，微言不傳，清德誰序，深為痛矣！」但當七世紀時，此宗風氣漸變，刻苦獨行的人不多，漸趨於講誦注疏之學，故道宣又說他們「誦語難窮，勵精蓋少。」他們為一部楞伽經作疏或鈔，（鈔即疏的注解）共有十二家，七十卷之多。（也見道宣的法華傳）可見這時的楞伽宗，已非往昔苦行頭陀的風味了。

到八世紀初，正當慧能在南方獨唱頓悟教義的時候，湖北荊州府玉泉寺有個神秀老禪師，聲譽甚隆。武后派人請他到長安（約七〇一年），既來之後，便往來於兩京（長安和洛陽）之間，備受朝野尊崇，號稱

「兩京法主，三帝」（按謂開天，中宗，睿宗）國師。」他自稱為菩提達摩建立的楞伽宗的嫡派。他死在紀元七

〇六年（武后死的次年），謚大通禪師，當代大手筆張燕公（說）為之作碑。今日我們知道他的傳法世系是：

達摩——惠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

第一次便發現於這個碑文裏。但與道宣在法沖傳內所記的不同，不過因為神秀地位極高，人都信此法系是正確的了。神秀的二大弟子義福和普寂，也被朝廷尊爲國師，氣燄薰天。義福死於七三六年（玄宗開元廿四年），諡大智禪師；普寂死於七三九年（開元廿七年），諡大照禪師。嚴挺之作大智禪師碑，李邕作大照禪師碑，都用了上列的傳法世系。所以從七〇一到七三九這四十年中，可以說是楞伽宗神秀一派勢力全盛時代。

據最可靠的材料，神秀並未著書；現在倫敦及巴黎所藏燉煌發見的寫本中，有五方便一種，但非神秀作，乃是神秀一派人所作。其教義仍接近印度禪的漸修。如玄奘楞伽人法志上說：「禪燈默照，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出文記。」神秀臨死時的遺囑是「屈，曲，直」三字。又如張說所作碑文上說：「其開法大略，則慧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持奉楞伽，遞爲心要。」這可證明他的禪法仍是近于印度禪。普寂的禪法，據神會語錄及壇經上說：「凝神入定（止）住心看淨（觀）；起心外照，攝心內證。」也可證明神秀教義之一部。

當普寂義福的氣燄方張的時候，開元廿二年（七三四）河南滑臺（即今滑縣）的大雲寺來了一個神會和尚，他居然大聲疾呼的要打倒僞法統；在大會上宣言，弘忍並不會傳法與神秀，真正的第六代祖師是

他的老師嶺南慧能。

原來在七世紀末八世紀初，中國另發生一個浪漫的大運動，使中國佛教又起一個大革命，革命的首領就是一個不識字的廣東佬，神會口中所說的慧能和尙。自從七世紀晚年，弘忍死後，他的兩大弟子，神秀就稱爲北宗的大師，慧能也成爲南宗的大師。慧能是廣東新州人，（現在新興縣，在高要的西南）。他住過廣州，後來住在韶州的曹溪山，故後人皆稱爲「曹溪派」；又因爲他在最南方，就稱爲「南宗」。他所提倡的一種革命的教義，也就是「頓悟」。他是個不識字的人，靠着砍柴過日子，他的成功全靠自己大胆的努力。他死於七一三年（開元元年），留傳下來的只有壇經一書。這書也經過了許多變遷：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我在倫敦看見的燉煌寫本，約一萬二千字，可說是最早的一個本子；去年（一九三三）在日本看見的北宋初（九七〇年，宋太祖開寶間）的壇經，分兩卷，已加多了二千字；明本又加多了九千字，共計約二萬四千字。但這部法寶六祖壇經，除懺悔品外，其餘的恐就是神會所造的贗鼎。（按：可參看神會和尙遺集卷首的神會傳。）

慧能的教義可分幾點說：

(一) 自性三身佛。

他說：向來勸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勸你歸依自性三寶。三寶都在你心裏；

歸依覺（佛），歸依正（法），歸依淨（僧）。這是自性的三寶。他又說：向來人說三身佛；我今告訴你，三身佛都在你自己色身中見自性淨，即是清淨法身佛；一念思量，化生萬法，即是自性千萬億化身佛；念念善，即

是自性圓滿報身佛。他又說：我本性元來清淨，識心見性，自成佛道。——慧能教人，大旨如此。後人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即是此義。此義還是原於「凡聖等一」，故人人都可以頓悟成佛的。

(二)四弘誓願 衆生無邊誓願度——自性自度；煩惱無邊誓願斷——自心除；法門無邊誓願學——自心學無上正法；無上佛道誓願成——自悟即佛道成。

(三)無相懺悔 永斷不作，名爲懺悔。

(四)摩訶般若波羅密法 「摩訶」之意即是大，所謂「性含萬法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般若」之意即智慧，所謂「一切時中，念念不忘，常行智慧」；「波羅密」之意是到彼岸，所謂「離境無生滅，如水永長流，即名到彼岸」。

(五)反對坐禪 他說：不用求淨土，淨土只在你心中；不用坐禪，見你本性即是禪；不用修功德，見性是功，平等是德。他說「一行三昧」就是「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於一切法上，無有執着，名一行三昧」；「若坐不動是禪，維摩詰不合訶舍利弗宴坐林中」。（這是維摩詰經的影響）

神會襄陽人，約七一〇年（睿宗景雲元年）到曹溪見慧能。在慧能死後廿一年，即七三四年（開元廿二年），他才到河南滑台傳道；到現在一九三四年我們來講他，恰好是他整整的一千二百年紀念。那時他在大雲寺大會上當衆宣述南宗的宗旨，說當時公認的傳法正統是假的，大胆指斥普寂「妄豎禪秀爲

第六代；他說當初菩提達摩，以一領袈裟爲傳代法信，授給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所以我們才是正統，有傳法袈裟在韶州爲證。他自己稱說這次在河南「設無遮大會兼莊嚴道場，不爲功德，是爲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爲天下學道者辨是非；」現在普寂妄稱自己爲第七代，把神秀稱爲第六代，他要誓死反對，或曰：普寂禪師名望蓋世，天下知聞，如此排斥，恐與身命有關。他說：「我自料簡是非，定其宗旨，豈惜身命？」他更進一步說，神秀在世時，因袈裟在韶州慧能處，所以不敢自認是第六代；乃普寂竟讓同學廣濟於景龍三年（七〇九）十一月到韶州去偷此法衣。當時普寂尙在，但也沒有人出來否認。可是神會也鬧了一個大笑話：有人問他：菩提達摩以前，西國又經幾代？他可沒有預備，信口答出「八代，」並且還把菩提達摩與達摩多羅誤作一人（見前講）。至天寶四年（七四五）神會到了東京（洛陽），在荷澤寺繼續「定南宗宗旨，」繼續攻擊神秀普寂一派的「北宗」爲僞法統，定慧能一派的「南宗」爲菩提達摩的正統。他提倡頓悟，立「如來禪，」破北宗漸教的「清淨禪。」其實，平心而論，真正的頓悟是不通的。如姜太公釣魚，被文王任爲宰相；傳說舉於版築之間；（按：此兩事，神會語錄中常舉作「頓悟不思議」的比喻。）乃至李白之斗酒詩百篇，莫不是積了數十年許多零碎的經驗，蘊蓄既久，一旦發揮出來，所以「頓悟。」云云，往往也須經過「漸修。」不過因他是年過八十的老頭兒，狀貌奇特，侃侃而談，就轟動了不少的聽衆。其時義福普寂都已死了，在生時似乎是不理他，死後他們的徒子徒孫，眼見他聲名日大，而且繪出圖像來宣傳他所造

作的楞伽宗法統史，公開地攻擊北宗法統，說來動聽感人，於是普寂一派人只好利用政治勢力來壓迫神會。天寶十二年（七五三），遂有御史盧奕上奏，彈劾神會，說他「聚徒，疑萌不利」，朝廷就把他趕出東京，黜居弋陽，（在今江西）又徙武當，（在今湖北均縣）又移襄州，（在今襄陽）又移荊州開元寺，苦熬了這個八十五六歲的老頭兒！

神會被貶逐的第三年（七五五，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造反，兩京陷落，明皇出奔，太子即位；至七五七年（肅宗至德二年），郭子儀等始收復兩京，神會也回到東京來了。那時大亂之後，軍餉無着，於是右僕射裴冕提出一個救濟經濟的政策，「大府各置戒壇度僧」，「納錢百緡，請牒荆落，亦賜明經出身」。這就是作和尙先得買執照。本來唐朝作和尙的，須購度牒，有了度牒，就算出家，可以免除租庸調諸稅。但殘破亂離之際，這種公債無法推銷，非請一位善於宣傳的出來負責發賣不可，於是大家都同意把神會請出來承辦勸導度僧，推銷度牒，籌助軍餉的事。他以九十高年，搭棚設壇，大肆鼓吹，聽者感動，男女剃度者極多，這種軍用公債果然傾銷起來，一百吊錢一張，而當時施主也不少，於是為政府增加了大宗的收入，功勞甚大。肅宗皇帝下詔叫他入內供養，並且替他蓋造禪院於荷澤寺中。到七六〇（上元元年），神會死，享年九十有三，賜諡真宗大師，建塔洛陽，塔號般若。他死後三十六年，即七九六（德宗貞元十二年），在內殿召集諸禪師，由皇太子主席，詳定傳法旁正，於是朝廷下勅立荷澤大師神會為第七祖。於是神會的北伐成功，慧能的南宗遂

成爲禪宗的正統了。

關於神會的思想，我不打算細講；其教義可得而言者，約有五點：

(一) 頓悟。這就是神會的革命旗幟。他說：「十信初發心，一念相應，便成正覺，於理相應，有何可怪？」以明「頓悟不思議」。簡言之，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意。

(二) 定慧平等。他說：「念不起，空無所有，名正定；能見念不起空無所有，名正慧。」即是以「慧」攝「定」；「最後戒定」都可以不管，只要「慧」歸到理智主義去。

(三) 無念。他的禪法以無念爲宗。「不作意即是無念」，「所作意住心，取空取淨，乃至起心求證，菩提涅槃，並屬虛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四) 知。他說：「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所以中國禪宗，側重知解，終身行脚，求善知識。且此語實開中國思想界「良知」一派的先河。

(五) 自然。他說：「修習即是有爲諸法，生滅本無，何假修習？」只是自然，只是無爲，與中國道家思想相合。

總之，神會倡言爲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爲天下學道者辨是非，所以他對於神秀一系的舊法統極力詆斥，建立起自己的新法統來。民國十五年我在巴黎發現了神會的許多材料，後來在日本又發現了一些。因

知八世紀的前期，普寂盛行的時候，僧人都附於楞伽宗派，所謂「東山法門」；等到八世紀的後期，神會興起，以至九世紀以來，又都成了南宗門下的信徒了。

「殺豬的」底說法（即舊說）就沒有神會的地位；因其門下無特出的人物，而繼續努力的人也非同門，所以他的功勞漸漸堙沒，過了幾百年就完全被人忘記了。

八世紀中，神會北伐成功，當時全國的禪師，也都自稱出於菩提達摩。牛頭山一派自稱出於第四代道信。西蜀資州智詵派下的淨衆寺一派和保唐寺派，也都自稱得着弘忍的傳法袈裟。人人依草附木，自稱正統。

(一) 成都淨衆寺派，其法統爲：

弘忍——智詵——處寂——無相

所以又稱無相派。此派爲宗密所分叙的第二家，與北宗接近，以「無憶，無念，莫忘」爲宗。就是說，勿追憶已往，勿預念將來；「常與此志相應，不昏不錯，名莫忘。」此宗仍要「息念坐禪。」

(二) 成都保唐寺派，宗密記此派的世系如下：

老安——陳楚章
弘忍——智詵——處寂——無相——無住

無住把淨衆寺一派的三句改爲「無憶，無念，莫妄」，「忘」字改成「妄」字，宗旨就大大的不同。無住主張「起心即妄，不起即真」，似乎受了神會的影響。且此派更有革命左派の意味。「釋門事相，一切不行。禮懺，轉讀，畫佛，寫經，一切毀之。所住之院，不置佛事。但貴無心，而爲妙極。」此派也想爭法統，說慧能的傳法袈裟被武則天迎入宮中，轉賜與智詵，又遞到無住手裏。

但是忽然在江西跳出一個和尚來，名叫道一，又稱馬祖。他說慧能的傳法袈裟又到了他那裏，其實這些都是假的。他本是四川人，落髮於資中，進貝於巴西，是由北宗改入南宗的。他是無相（淨衆寺派）的弟子，後離蜀赴湖南衡嶽，跟六祖嫡傳懷讓修行，才入「頓門」。故史家稱爲慧能的再傳，其實他也屬於智詵一派。道一這派的宗旨有八個字：「觸類是道，任心爲修。」他說：「所作所爲，皆是佛性。貪、嗔、煩惱，並是佛性。揚眉動睛，笑欠聲咳，或動搖等，皆是佛事。」這叫「觸類是道」。既是凡碰到的都是道，就是隨時皆爲道，隨心皆爲修行。這個本來就是佛，所以不起心造惡，修善，也不修道，「不斷不修，任運自在，名爲解脫，無法可拘，無法可作。」他只教人「息業養神」，「息神養道」。這叫「任心爲修」。他沒於七八六年（唐德宗貞元二年）。

馬祖門下有一個大弟子，名叫懷海，就是百丈禪師（沒於八一四，即唐憲宗元和九年），建立了禪院組織法，世稱「百丈清規」。凡有高超見解的和尚，稱爲長老，自居一室；其餘僧衆，同居僧堂。禪居的特點，是不立佛殿，惟立法堂佛敎寺院。到此爲一大革命。並且他們提倡作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百丈和尚

的格言。以後的禪門，大都是從馬祖百丈傳下來的。自八世紀以下，禪學替代了佛教，禪院替代了律居佛教。差不多完全變成禪學了。

第四講 中國禪學的方法

今天是最後一次講演，黎先生剛才對我說今天功德圓滿，其實不過是我的一筆舊債還清了。

這次講的是中國禪學的方法。上次本來想把中國禪宗的歷史講得更詳細一點，但因限於時間，只能將普通書所沒有的禪宗的來歷，說了一個大概；馬祖以後的宗派，簡直就沒有工夫來講。但不講也不大要緊，因為那些宗派的立場跟方法，大抵差不多，看不出什麼顯著的區別；所以也不必在分析宗派時多講方法，現在只講禪宗整個的方法。

中國的禪學，從七世紀到十一世紀，就是從唐玄宗起至宋徽宗時止，這四百年，是極盛的黃金時代。諸位是學教育的，這一派人的方法於教學方面多少有點啟示，所以有大家一聽的必要。

南宗的慧能同神會提倡一種革命思想——「頓悟」，不用那些「漸修」的繁瑣方法，只從智慧方面，求其大澈大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當時因為舊的方式過於複雜，所以這種單刀直入的簡單理論，感動了不少的人，終於使南宗頓教成爲禪宗的正統，而禪宗又成爲佛教的正統。這是他們在破壞方面一大成

功。可是慧能同神會都沒有方法，對於怎樣教人得到頓悟，還是講不出來。到九世紀初，神會的第四代弟子宗密（沒於八四一，即唐武宗會昌元年）方把「頓悟」分成四種：

(一) 頓悟頓修。頓悟如同把許多亂絲，一刀斬斷；頓修如同把一團白絲，一下子丟到染缸裏去，紅即紅，黑即黑。

(二) 頓悟漸修。如嬰兒墜地，六根四體頓具，男女即分，這叫頓悟；但他須慢慢發育長大，且受教育，成為完人，這叫漸修。故頓悟之後，必繼以漸修。

(三) 漸修頓悟。這好比砍樹，砍了一千斧頭，樹還是矗立不動，這叫漸修；到一千零一斧頭，樹忽然倒下來了，這叫頓悟。這並非此最後一斧之力，乃是那一千斧積漸推動之功。故漸修之後，自成頓悟。

(四) 漸修漸悟。如同磨鏡，古時候，鏡子是銅製的，先由粗糙的銅，慢慢的磨，直至平滑發亮，可以照見人影，整理衣冠。又如射箭，起初百無一中，漸漸百可中十，終於百發百中。

這四種中間，第一種「頓悟頓修」是不用方法的，講不通的，所以後來禪宗也有「樹上那有。天。生。的。木。杓？」的話。第二種「頓悟漸修」却是可能的；第三種「漸修頓悟」尤其可能。這兩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例子，在西洋也有很多：如聖奧古斯丁，起初是一個放蕩不羈，狂嫖濫賭的人，說重一點就是流氓地痞，一天在街上聽了一位教師的講演，忽然省悟，立志苦修，竟成為中古時代的宗教領袖。這就是一頓悟。

漸修」却也是「漸修頓悟」，因為他早已有種種煩悶，逐漸在變化，一旦下決心罷了。又如三四百年前科學大師路里略（意大利人）生而有藝術的天才，但他的父親是個數學家，送他到大學去習醫，他的興趣不傾向於這方面，而於音樂繪畫等倒是弄得不錯；有一天，國王請了一位數學家來講幾何學，他聽了一小時，忽然大澈大悟，就把一切拋開，專發揮他從遺傳中得來的數學天才，後來便成了幾何學物理學的老祖師。再舉一個日常例：我們有時為了一個算學或其他的難題，想了幾天，總想不出，忽然間夢裏想出來了。這也是慢慢的集了許多經驗，一旦於無意間就豁然貫通。第四種「漸修漸悟」更是可能，用不着來說了。

總之，「頓悟漸修」「漸修頓悟」都是可能的，都是需要教學方法的，「漸修漸悟」更是普通的方法；只有「頓悟頓修」是沒有教學方法的。

禪門中許多奇怪的教學方法，都是從馬祖（沒于七八〇）來的。馬祖道一本是北派，又受了南派的影響，所以他所創立的方法，是先承認了漸修，然後叫你怎麼樣漸修頓悟，頓悟而又漸修。他的宗旨是「觸類是道，任心為修」，如揚眉，動目，笑笑，哈哈，咳嗽，想想，皆是佛事。此種方法實出於楞伽經。楞伽經云：「非一切佛國土言語說法。何以故？以諸言說，唯是人心，分別說故。是故有佛國土，直視不瞬，口無言語，名為說法；有佛國土，直爾示相，名為說法；有佛國土，但動眉相，名為說法；有佛國土，唯動眼相，名為說法；有佛國土，笑，名為說法；有佛國土，欠，名為說法；有佛國土，咳，名為說法；有佛國土，念，名為說法；有佛國土，身，名為說法。」又云：「如來亦見諸世

界中，一切微虫蚊蠅等衆生之類，不說言語，共作自事，而得成功。」所以他那「觸類是道，任心爲修」的方法，是不靠語言文字來解說來傳授的，只用許多奇特古怪的動作。例如：有一個和尚問他如何是西來意，他便打問他爲什麼要打，他說：「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又如法會問如何是西來意，他說：「低聲，近前來！」於是就給他一個耳光。此外如揚眉動睛以及豎拂、喝、踢、種種沒有理性的舉動，都是他的教學方法。這種舉動也並不是叫對方知道是什麼意思，連作的人也沒有什麼意義，就是這樣給你一個謎中謎，叫你去漸修而頓悟，或頓悟而漸修。馬祖以後，方法更多了，如把鼻、吐舌、大笑、掀床、畫圈（圓相）、拍手、豎指、舉拳、翹足、作臥勢、敲柱、棒打、推倒等等花樣，都是「禪機」。此外來一兩句似通非通的話，就是「話頭」。總之，以不說法爲說法，走上不用語言文字的道路，這就是他們的方法。

馬祖是江西派，其方法在八世紀到九世紀初傳遍了全國。本來禪學到了唐朝，已走上語言文字之途，楞伽宗也從事於繁瑣的注疏；但是那頓悟派依然頓悟，不用語言文字，教人去想，以求澈悟。馬祖以下又用了這些方法，打一下，咳一聲，你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這種發瘋正是方法。但既無語言文字作根據，其末流就有些是假的，有些是捏造的，而大部分是騙人的。

馬祖不靠語言文字說法，他的方法是對的，是真的；但是後來那些模倣的，就有些要算作末流了。這裏且講一個故事：有一書生，衣服襤褸，走到禪寺，老和尚不理他。後來小和尚報告知府大老爺到了，老和尚便

穿上袈裟，走出山門，恭敬迎接，招待慇懃。書生看了，一聲不響，等到知府大老爺走了，書生說：「佛法一切平等，爲什麼你不睬我，而這樣地招待他？」老和尚說：「我們禪家，招待是不招待，不招待便是招待。」書生聽了，就給他一個嘴吧。老和尚問他爲什麼打人？書生答道：「打便是打，不打便是打。」所以末流模倣這種方式的表示，有一些是靠不住的。

在九世紀中年，出了兩大和尚：南方的德山宣鑒（沒于八六五，唐懿宗咸通六年）和北方的臨濟義玄（沒于八六六，同上七年）。他們的語錄，都是很好的白話文學；他們不但痛罵以前的禪宗，連經連佛一齊罵；什麼釋伽牟尼，什麼菩提達摩，都是一些老騷胡；十二大部經也是一堆揩糞紙。德山自謂別無一法，只是教人做一個吃飯、睡覺、拉屎的平常人。義玄教人「莫受人惑！向裏向外，逢着便殺；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始得解脫。」後來的禪門，總不大懂得這兩大和尚第二次革命的禪機——呵佛罵祖，禪平心而論，禪宗的方法，就是教人「自得之」，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馳求，故不須用嘴來宣說甚麼大道理。因此，這個悶葫蘆最易作假，最易拿來欺騙人，因爲是純粹主觀的，真假也無法證實。現存的五部傳燈錄，其中所載禪門機鋒，百分之七十怕都是無知妄人所捏造的；後來越弄越沒有意義了。不過，我們也不能一筆抹殺。當時的大和尚中的確也有幾個了不得的；他們的奇怪的方法，並非沒有意義的。如我第一次所講賊的故事，爸爸把兒子鎖在櫃子裏，讓他自己想法逃出；等他用模仿鼠叫之法逃回家了，爸爸說：

你不怕沒有飯吃了。這個故事，就可比喻禪學的方法，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就教育上說，很類似現代的設計教學法。看來很像發瘋，但西諺云：「發瘋就是方法。」(madness is method) (按西文兩詞音近，中語四字也都是雙聲)。禪宗經過四百年的黃金時代，若非真有方法，只可以騙人一時，也不能騙到四百年之久。

禪學的方法，可歸納為五種：

(一) 不說破。禪學既是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馳求，意思就是說，人人都有佛性，己身便是佛，不必向外人問；要人知道無佛可作，無法可求，無涅槃菩提可證。這種意思，一經說破，便成了「口頭禪」本來真理是最簡單的，故說破不值半文錢。所以禪宗大師從不肯輕易替學人去解說，只教學人自己去體會。有兩句香艷詩，可以拿來說明這個方法，就是：「鴛鴦繡取從(隨)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且講他們三個故事來作例子。其一：灩山和尚的弟子洞山去看他，並求其說法。灩山說：「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其二：香嚴和尚請灩山解說「父母未生時」一句。灩山說：「我若說似(與)汝，汝以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香嚴辭去，行脚四方，一日芟除草木，偶爾拋一塊瓦礫，碰竹作響，忽然省悟，即焚香沐浴，遙禮灩山，祝云：「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其三：洞山和尚是雲巖和尚的弟子，每逢雲巖忌日，洞山必設齋禮拜。或問他於雲巖得何指示？他說：「雖在彼處，不蒙指示。」又問：「和尚發跡南泉，爲何却與雲巖設齋？」他說：「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祇重他不爲我說破。」大家聽了三個故事，便知「不

說破」是禪學的第一個方法。因為早經說破，便成口頭禪，並未了解，不再追求，哪能有自得之樂？

(二)疑。其用意在使人自己去想，去體會。例如洞山和尚敬重雲崖，如前所說，於是有人問洞山：「你肯先師也無？」意思是說你贊成雲崖的話嗎？洞山說：「半肯半不肯。」又問：「爲何不全肯？」洞山說：「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他這半信半不信，就是表示學者要會疑，因為懷疑才自己去思索——想若完全贊成，便不容懷疑，無疑即不想了。又有僧問潞山和尚：「如何是道？」潞山說：「無心是道。」僧說：「某甲不會。」就是說我不懂。潞山就告訴他：不懂才好。你去認識不懂的，這才是你的佛，你的心。（按潞山原答爲：「會取不會底好。」僧云：「如何是不會底？」師云：「祇汝不是別人……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半解，將爲禪道，且沒交涉，名運薰入，不名運薰出，汚汝心田。」）所以「疑」就是禪宗的第二個方法。

(三)禪機。普通以爲禪機含有神秘性；其實，真正的禪機，不過給你一點暗示。因爲不說破，又要叫人疑，叫人自己去想，所以道：「以下諸禪師又想出種種奇怪的方法來，如前面所舉的打笑，拍手，把鼻……等等；又有所答非所問，驢唇不對馬嘴的話頭。這種方法，名曰「禪機」，往往含有深意，就是對於某種因緣，給一點暗示出來，讓你慢慢地覺悟。試舉幾條爲例。其一，李渤問智常：「一部大藏經說的是什麼？」智常舉起拳頭，問道：「還會麼？」李答：「不會。」智常說：「這個措大拳頭也不識！」其二，有老宿見日影透窗，問惟政大師：「是窗就日是日就窗？」惟政道：「長老房裏有客，回去吧！」其三，僧問總印：「如何是三寶（佛，法，僧）？」總印答：

「禾，麥，豆。」僧說：「學人不會。」師說：「大眾欣然奉持。」其四：仰山和尚問澹山：「什麼？是祖師西來意？」澹山指燈籠說：「大好燈籠呵！」其五：僧問巴陵和尙：「祖師教義，是同是異？」鑒說：「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法演和尚論之曰：「巴陵只道得一半，老僧却不然，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其六：僧問雲門和尚：「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雲門答：「餬餅。」法演說：「破草鞋。」這些禪機，都是於有意無意之間，給人一點暗示。

前十餘年，羅素 (Bertrand Russell) 來中國，北京有一般學生組織了一個「羅素學術研究會」，請羅素蒞會指導。但羅素回來對我說：「今天很失望！」問何以故？他說：「一般青年問我許多問題，如『George Eliot是什麼？』『真理是什麼？』(What is truth?)』叫我如何回答？只好拿幾句話作可能的應付。』我說：假如您聽過我講禪學，您便可以立刻賞他一個耳光，以作回答。羅素先生頗以爲然。

(四) 行脚。學人不懂得，只好再問，問了還是不懂，有時挨一頓棒，有時挨一個嘴巴；過了一些時，老師父打發他下山去游方行脚，往別個叢林去碰碰機緣。所以行脚等於學校的旅行，也就等於學生的轉學。穿着一雙草鞋，拿着一個鉢，遍走名山大川，好像師大的學生，轉到清華，再轉到中央大學，直到大覺大悟而後已。汾陽一禪師活到七十多歲，行脚數十年，走遍了七十多個山頭，據上堂云：「以前行脚，因一個緣因未明，飲食不安，睡臥不寧，火急決擇，不爲游山玩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只因聖心未通，所以馳驅行脚，決擇深奧，傳鴻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儒門的理學大師朱子也曾說過：「樹上那有天生的木杓？要學僧家行

脚，交結四方賢士，觀察山川形勢，考測古今治亂之迹，經風霜雨露之苦，於學問必能得益。」行脚僧當然苦不堪言，一衣一履，一杖一鉢，逢着僧寺就可進去住宿，替人家做點佛事，掙碗飯吃；要是找不着廟宇，只能向民家討點飯吃，夜間就露宿在人家的屋簷下。從前有名的大和尚，大都經過這一番飄泊生涯。行脚僧飽嘗風塵，識見日廣，經驗日深，忽然一天聽見樹上鳥叫，或聞瓶中花香，或聽人念一句詩，或聽老太婆說一句話，或看見蘋果落地……他忽然大澈大悟了，「桶底脫了！」到這時候，他才相信拳頭原來不過是拳頭，三寶原來真是禾麥豆！這就叫做「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五) 悟。從「不說破」起，到「桶底脫了」，完全覺悟貫通。如圓悟和尚行脚未悟，一日見法演和尚與客談天，法演念了兩句艷體詩：「頻呼小玉元無事，爲要檀郎認此聲。」全不相干，圓悟聽了，就忽然大悟了。又有個五臺山和尚行脚到廬山歸宗寺，一夜巡堂，忽然大叫：「我大悟也！」次日，方丈問他見到什麼道理。他說：「尼姑原來是女人做的！」又濫山一天在法堂打坐，庫頭擊木魚，裏面一個火頭（燒火的和尚）擲去火柴，拊掌哈哈大笑。濫山喚他前來問道：「你作麼生？」火頭說：「某甲不吃稀飯，肚子飢餓，所以歡喜。」濫山點頭說：「你明白了。」我前次所述的奧古斯丁，平日狂嫖闊賭，忽然聽人一句話而頓改前非，也是和這些一樣的悟。孟子上說：「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自得才是悟，悟就是自得。

以上所講禪學的方法，徹頭徹尾就是一個自得。

總結起來，這種禪學運動，是革命的，是反印度禪，打倒印度佛教的一種革命。自從把印度看成西天，介紹崇拜，研究選擇，以至「得意忘象，得意忘筌」，最後悟到釋迦牟尼是妖怪，菩提達摩是騙子，十二部經也只能拿來做措糞紙，解放，改造，創立了自家的禪宗。所以這四百年間禪學運動的歷史是很光榮的。不過，這革命還是不徹底。刻苦行腳，走遍天下，弄來弄去，爲着甚麼？是爲着要解決一個問題。甚麼問題？就是「臘月二十五」，甚麼叫做「臘月二十五」呢？這是說怕臘月三十日來到，生死關頭，一時手忙腳亂，應付不及。這個生死大問題，只有智慧能解決，只有智慧能超越自己，脫離生死，所以火急求悟。求悟的目的也就不過是用智慧來解決一件生死大事，找尋歸宿。這不還是印度宗教的色影麼？這不還是一個和尚麼？所以說這種革命還是不徹底。從禪學過渡到宋代的理學，才更見有兩大進步：(一)以客觀的格物，替代了主觀的「心學」；如程朱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窮一理，明日窮一理，辨明事物的是非真偽，到後來，便可有豁然貫通的一旦。這是禪學方法轉變到理學的進步。(二)目標也轉移了。德山和尚教人做一個吃飯睡覺拉屎的平常人；一般禪學家都是爲着自己的「臘月二十五」，始終只做個和尚。理學則不然。宋仁宗時，范仲淹說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後理學家無不是從誠意、正心、修身做起，以至於齊家、治國。

平天下。超度個人，不是最終的目的，要以個人爲出發點，做到超度社會。這個目標的轉變，其進步更偉大了。這兩點是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總之，宋明理學的昌明，正是禪學的改進，也可說是中國中古時代宗教的餘波。